

龔定盦全集

新式

乙亥

杜詩

！ 注 意

本 書

寄 遞	售 價	裝 釘	印 刷	紙 張	校 對	標 點	內 容
迅 速	便 宜	整 齊	清 晰	精 美	謹 慎	準 確	完 備

較 衆

眞定靈全集敘

魏敘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魏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榕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有二卷，曰定靈文錄。又輯其攷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靈外錄，皆可殺青付繕寫。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壘，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于古，古則復于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能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誼，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苟况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潰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吾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駘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玉獻酬，躡勒差而出人，况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闈，金水內景則外闈，外闈斯內照，愈專君憤於外事而文字鑿奧洞關，自成

眞定靈全集序

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涸之深淵，緘之鐵石，上花滿袖，千百載後發，彌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董祥，字璉，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古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尤好西方之書，指猶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之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榕，以文學世其家，魏源鑒。

曹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降，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醜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嗚呼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鑿飲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歡歌於山嶺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

人道。出則陳謨納諫，實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秦山出雲，不崇朝而徧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開代際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聳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龍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鱗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窠，蛛絲之工巧，草則萑蒲薺若，聰耳而明目，荻蒼葦黃，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梅，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為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鬯草，雲五色而成霽，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屢覿，騶徵錄，麥兩歧，禾同稔，靈芝奇木，渙磔移符，莢莢應月，以成朔望，蓬蒿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瓊帶，紫脫纂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順賞設典，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魏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

延數百里，結而為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壓鉤磬，夷酒邁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退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杰挺拔之士，定盦獨然獨秀，抗先哲而寇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詩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君平生褻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雜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辯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信屈而警牙也，則似墨似騫，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鵬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犖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為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勤，

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齋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齋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齋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擁山巖空青珊瑚，哆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貫築以賁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間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領，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篲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齋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且慕耳。定齋往矣，定齋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管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齋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繹謹纂。

吳跋

定齋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魏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

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錄諸板乎？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爲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朱跋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喪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者，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魏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并，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魏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槩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奸，接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後。

目次

卷一 文一

- 乙丙之際孰議第一
- 乙丙之際孰議第二
- 乙丙之際孰議第三
- 乙丙之際孰議第六（治學）
- 乙丙之際孰議第七（勸豫）
- 乙丙之際孰議第八
- 乙丙之際孰議第九
- 乙丙之際孰議第十六
- 乙丙之際孰議第十七
- 乙丙之際孰議第十八
- 乙丙之際孰議第十九
-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
-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 五經大義終始論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 六經正名
 - 六經正名答問一
 - 六經正名答問二
 - 六經正名答問三
 - 六經正名答問四
 - 六經正名答問五
 - 大誓答問第一（論伏生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大誓答問第二（論夏侯氏無增篇）

大誓答問第三（論歐陽氏無增篇）

大誓答問第四（論今文篇數具在）

大誓答問第五（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大誓答問第六（答客難）

大誓答問第七（論近儒書序當一篇之說）

大誓答問第八（論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

大誓答問第九（論書序古今文並有）

大誓答問第十（論後得者非大誓）

大誓答問第十一（論大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

大誓答問第十二（論尙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大誓答問第十三（論孔壁中無大誓）

大誓答問第十四（論五十八篇之名）

大誓答問第十五（論劉向嬰稱五十八，班固嬰稱五十七

之誤）

大誓答問第十六（論班史稱四十六卷之故）

大誓答問第十七（論隋史稱二十五篇之謬）

大誓答問第十八（論唐人稱三十四篇）

大誓答問第十九（論僞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

大誓答問第二十（論近儒遁詞）

大誓答問第二十一（論充學之大誓是一篇，是三篇，處處

不合）

大誓答問第二十二（論漢世何以不互校）

大誓答問第二十三（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大誓答問第二十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

大誓答問第二十五（論大誓逸文有二種）

大誓答問第二十六（論東晉僞古文乘虛而入）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不定律篇答問十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不脩教律篇答問三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律目篇答問十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四（律細目篇答問九事）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人倫之變答問八事）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

家塾策問二

葛伯仇餉解

卷二 文二

古史鉤沈論一（規恥）

古史鉤沈論二（尊史）

古史鉤沈論三（志寫定羣經）

古史鉤沈論四（寶賓）

尊史

尊史三（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尊命一

尊命二

尊任一

尊任二

有情

煥涼

論私

抱小

不均篇

明良論一

明良論二

明良論三

明良論四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發大心文

表孤虛

非五行傳

卷三 文三

農宗

農宗答問第一

農宗答問第二

農宗答問第三

農宗答問第四

農宗答問第五

京師樂籍說

述思古子議（諷書射策議）

保甲正名

地丁正名

撰四等十儀

祀典雜議五首

北路安插議

西域置行省議

說京師翠微山

說昌平州

說天壽山

說居庸關

說張家口

說宗彝

說履

說衛公虎大敦

說刻石

說碑

說印

說月替

釋風

臣里

廬之推

卷四 文四

春秋決事比自序

商周彝器文錄序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蒙古像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聲類表序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冊降表序

蒙古寄巖表序

烏梁海表序

青海志序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序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

干祿新書自敘

長短言自敘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禮部題名記敘

徐尙書代言集序

江南生彙筆集序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懷甯王氏族譜敘

江左小辨敘

鴻雪因緣圖記序

邵子顯校葉婁東雜著敘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陳頌甫所著書序

江子屏所著書跋

陸彥若所著書跋

張南山 國朝詩徵跋

錢吏部遺集序

袁通長短言序

上海張青瑤文集跋

續溪胡戶部文集跋

四先生功令文敍

金瑞人畫山水敍

支那古德遺書序

重輯六妙門序

重萊園覺經略疏後序

卷五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書蘇軾題臨臬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跋北齊蘭陵王碑

識某大令集尾

跋破戒草

跋少作一卷

顧學士像題辭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尚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南唐五百字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送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送徐鐵孫毅

縱難送曹生

敘嘉定七生

擬上今方言表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御試安邊綏遠疏

卷六 文六

擬釐正五事書

上大學士書

在禮書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論青海事書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答人問關內侯

答人求墓銘書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與陳博士箋

與江居士箋

與江子屏箋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與人箋五

與人箋六

與人箋七

與人箋八

論京北可居狀

卷七 文七

王仲瞿墓表銘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

銘

曹尙志碣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慕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輝母碣

朱蕩女碣

潘阿細碣

海門先尚陳君祠堂碑文

明按察使僉事金君石闕銘

京師悅生堂刻石

宋先生述

書番異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吳之瘞

杭大宗逸事狀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肖像記

書果勇侯入觀

記王隱君

松江兩京官

主客司述略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問經堂記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金侍御妻誄

定齋八箴

定齋七銘

寫神思銘

黃山銘

紙冢銘

天琴頌

知歸子讚

燕昭王求僊臺賦

水僊華賦

戒將歸文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捕蠹第一

捕熊蠶鳴鴉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石言

卷八 詩一

破戒草

破戒草之餘

卷九 詩二

己亥雜詩二百十五首

卷十 詞

無著詞選

懷人館詞選

影事詞選

小香摩詞選

唐子雅詞

附錄

定齋年譜彙本

定齋先生之歿，邵陽魏默深氏輯其文十二卷，為文錄考證。雜著詩詞又十二卷，為外錄，其書存否今不可知。余所見同行之本，始有武林吳氏本，繼有平湖朱氏本，吳刻為文集三卷，續集四卷，又補刻文補一卷，詩三卷，詞五卷，朱刻為補編四卷，數十年來，吳刻本多漫漶，而朱刻本亦不常見，所習見者，粵書賈以吳朱二本翻槧者也。亥豕魯魚，不可究詰，讀者頗引以為憾。癸卯歲，得吳

中章氏校本，始稍復其舊。今年春，又得嘉定黃氏校本，再辭之釐正者，又數十條，頃又得豐城余氏本及寶晉齋石印本，均為向所未見者，其中增損頗復不夥，則再辭之綜余前後所獲見者，為刊若校，凡七本矣。至其異同，則以朱刻原本校，翻槧本多治學勸後，資寶觀恥尊命二乙丙之際，熟議一二三首，其中五首本與吳刻本復出，而尊命二及熟議一三則又翻槧本所妄刪者，余刻本以吳刻文補為補編，以朱刻補編為又補編，（刪其複出者，惟熟議一亦闕）而別有三補編一卷，為文七首，曰春秋決事比序，曰跋北齊蘭陵王碑，曰水僊華賦，曰明良論，一二三四而石印本復改余刻之補編為餘集，亦曰少作，刪其首二首，而冠以定公自跋，其所据何本不可知。觀其名與跋，殆亦定公所自定歟？吳跋稱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未知即此否。惟篇數未符，蓋統各本以較翻槧本文之溢出者，凡十一首，而復於他書搜得農宗答問，大誓答問，春秋決事比答問，鴻雪因緣圖記序等為各本所無者，又三十七首，計定公之文，余所得讀者二百七十有二首，委實難而捋比之釐為七卷，又合詩三卷為二卷，詞五卷為一卷，都下卷不敢自私，付諸活版，而特著其顛末如此，其始終與於是役，並出其年譜彙本，俾綴集尾者，嘉定黃子頌公，即原校是槧者也。至定公之文學經濟，先達諸公論之已詳，茲無贅焉。宣統紀元己酉六月，吳江菴鳳昌識於遂漢齋。

校訂定盦全集卷一

仁和肥白珍瓊人撰

浣溪楊鑑吾點定

文一

乙丙之際執議第一

歲辛酉直隸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癸亥迄乙丑，再決南河。吏有食於星者曰：水緯且失度，水氣淫於東南，不三十年，水患不究。其食於農官者和之曰：其然，近年金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賈金，水之母也。母氣衰，子氣旺。吏食於市官者笑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天下生商庶原之出也不饒，故金之權日尊。權日尊，氣益威神，胡為衰？客為士者謝吏曰：子之義高義也，雖然，食誠細，而貨之不獨盈也。又久不視伐金者乎？伐者化，不視挾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潰，有所潰，有所化，夫又有所鬱也。今金行名尊而實耗，用博而氣鬱，耗者莫禁於下，鬱者莫言於上，皆守眉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於是觀自珍聞之曰：如客之言，其潰者，其化者，當世事實也。其鬱者，非當世事實也。如吏之言，母衰子旺之測，則漢氏之託言也。然而古之治金行，亦必有道矣。道如何曰：官庫弗分，受其福不受其權。然後

察十等之有無而劑之氣！

按此篇一作審議第一，文亦互有增損，附錄於左：

乙丙之際審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屢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賈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更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白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瘳也。越六年癸酉，克豫役並起，四越月平調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鑄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執議第二（一作審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若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一作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讓，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闕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廩無才工，衢無才商，抑（一無抑字）巷無才偷，市

無才黜，數澤無才盜，則非但黜君子也，抑小人甚也。（一無此二句）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一作而才士孤根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爲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一作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悖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悖，且眈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輔之倫，懸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樂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驕，寒於堅冰，未雨之烏，成於漂搖，痺瘳之疾，殆於癘疽，將萎之華，慘於稿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誦士勇夫（一作不忍薄才人智士）而厚蒙驚竊，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熱議第三

客問觀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親？曰：異哉，親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微獨南，邛抄之獄，獄之畔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戶牖牀几器物之位置皆同也，吾睹一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則司必駁之，司從

則部必駁之，視獄不自書獄，府雖駁，司將從，司雖駁，部將從。吾睹二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同，曰：臣所學之不同，曰：臣所聽之不同，曰：臣所慮之不同，學異術，心異藏也，或亢或孫，或簡或緝，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曰：臣所業於父兄之弗同，部有所攷以甄核，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將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住籍者，語言文字畢同，吾睹三曰：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貨來者曰：女未知仕官，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汝父兄且據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之官曰：女之學術文義，皆不中當世用，尤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強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佐雜書小獄者，必交於州縣，佐雜畏此人矣。州縣之書獄者，必交於府，州縣畏此人矣。府之書獄者，必交於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書獄者，必交於督撫，司道畏此人矣。督撫之下客，必納交於部之吏，督撫畏此人矣。吾睹五。其鄉之籍同，亦有師，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師同，其約齊號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鴉視，羣引而蠅學，亦有愛憎恩仇，其相朋相攻，聲言笑貌同，官去弗與遷也，吏滿弗與徒也，各行省又大抵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貴久，亦自貴也，農夫織女之出，於是共之，宮室車馬衣服僕妾，備吾睹七。七者之嗜，非愛非割，非醒非燻，非鞭非箠，非符非契，約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顛倒下上，哀哉，誰爲之，而登至此極哉！

乙丙之際（治學）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之王者聞之也。有天下，更正朝，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誠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主，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目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序，而肆其豆籩，梨（一作契）其文字，處則爲估畢

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熱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備商，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視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未必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授勛，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上窺三四（一作九州謠俗，戶闔未窺）。昭代功德，曠日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主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味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嘗然有聲氣矣。（一作其惑也，轡古以窺今，嘗然異窺過者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賢，士無報國之日，始夫始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勸豫）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

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墜，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際，與其贈來者以勸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一作敝下同）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嚮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為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為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熱議第八（一作第二十）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為民賊。漢臣治水，必遣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棄上腴出租稅之士，以德魚蠶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竇闔門也。興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為田，問田之為官為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戶部矣。問徙此田如何，則非其疏請不可。大吏憚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一作辭）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遺之亡，松江長御斜御之亡，咎坐此

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為泥塗，泥塗變化亦為水。官不徙水，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塌，海之陬，太湖之濱，汐潮之所鼓，葵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圖眉睫之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詞報及議升科者，羸之乘無事之季，刪無益之漕，徒無漕之樂。

乙丙之際熱議第九（一作第二十五）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諱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窩廬，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麤絁，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開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榮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上之顛賴，舐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規國哉。

乙丙之際熱議第十六

有匹婦（一作匹夫下同）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一（一作重）於貨，夫貨未或緇也，未或毀也，以家計，惠其少，以城中計，尚惠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睦族，一（一作郵）宗族任者以急（一作惠）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

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効之，膏貨之流，則官司鑰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富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便之。其敝也，只專車，不得一（一無一字）匹廩有金一斛，不羅芻粟。又其敝也，巧夫手珠玉，道羅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一作明主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子道羅也。）是故博食之原，膏食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急乎？（一作所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黍陶鐵篋簞（一無此二字）桑柘葛苧蔬菲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浦葦鹽酒筆楮（一無此二字），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者泉貨可也。蓄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枉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慙惜，非貨焉。貧民所欲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屬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漢書第十七（一作第十五）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節，儲祿，編年紀月書日（一無紀字）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貌言，

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願言，辭言天道，或諷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厥，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孰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之羣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指，有警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諷怪，連狝雜揉，旁寄高吟，未可爲黷。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以所助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徵也。厥意雖美，不得闌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徵人君，賦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矧勞飾，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恆暘而旱，恆雨而潦，恆燠恆寒而疵，竊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古讖塗傳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日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厯，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評與誇於是，又有恆暘而旱，恆雨而潦，恆燠恆寒而疵，竊當徵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譴與謗，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慎毋

借言後之探言者何守哉華治麻守春秋言咎微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

謂日月星為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

鳴雨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為日抱珥月常成環

玦星移徙彗孛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

之類羣史所識有共古論之書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繫辭所

稱亦若是而已矣而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箴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

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

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

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為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

鬼發其藏詳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箴議第十九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

夫以簞柄擊道旁士幘僕然落形如簞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

東一老父談言吾土物不受水受亦即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

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

土肌理直故不宜水 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

然矣田夫野老驕卒之所習熟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為不府知自

珍獲知之而以為創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 聖天子處九重

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宣則豈非 容知天縱而又宏加之

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注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

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

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宜議能當領疑斯亦甚可疑

之一也 箴諸簡以問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

與衆人為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遠日月我力

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

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僕人

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者

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雖不部居僕人之不與毛角

者匹其一作是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小而後大五人主

為政什人主為政什什人主為政伯什人主為政人總至於萬

為其大政有衆人已自日月有日月已有日晝日月且晝人所造

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為

天而天名立聲為地而地名立聲為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

人上通且上天夕上天天與人且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

語於人則有傳語之民傳語之民一作人一後名為官或以龍

紀官隸天之龍為首不鹹之水龍次焉鹹水之龍次焉隸畜之龍

次焉或以雲紀官隸上天之雲為首隸天之雲次焉隸名山山川

之雲次焉或以鳥紀官：隸天之鳥爲首，隸畜之鳥次焉。龍鳥雲天所部，非人所部，後政不道，使一人絕天不通民，使一人絕民不通天。天不降之，下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絕（一作紀）比其久也，乃有大聖人出，天敬降之，龍乃以部至，鳥以部至，雲以部至。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也。（一有非天也句）衆人以爲天，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爲神，山川爲而，名天之人亦曰神。天神人也，地而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則非人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能紀遠，壽不能如初。傳紀之極言壽卑矣，曰三萬歲，曰八萬千歲。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既有世已，於是乎有世法。民我性不齊，是智愚強弱美醜之始。民我性能記，立強記之法，是書之始。中方左行，東方左行，南方左行，東南方左行，東北方右行，西南方左行，西北方右行，北方右行，皆曰文，文之學曰字，字有三名，曰聲，曰形，曰義。民我性能測，立測之法，是數之始。數始於一，極於九。凡地之上，天之下，空（一有者字）一盡實之，必立九以求實，謂之算。算之大者，曰測。日月星，曰測地，日月星地既可測。（一有已字）則立之分限，以紀人之居。世者名之曰歲，曰春夏秋冬，是曆之始。民我性能分辨，立分辨之法，有四，名之曰東西南北。以高爲北，庫爲南，南方曰所出，北方曰所入，以爲東，北方曰所出，南方曰所入，以爲西。是方位之始。民我性善病，蓋有蟲焉以宅我身，則我身病。（一作有七情，六氣，五欲。

以戕五官，則五官病。）是病之始，於是別草木之性以殺蟲，（一作以攻治病。）是醫之始。僕人食毛羽人，不知所始，食毛羽人亦病之始。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之謂姓，是譜牒世繫之始。一人生二子，則有長幼，則宗之始。有宗牒，已恐其亂，故部男女，是禁男女之始。側有（一作爲）公侯伯，有士之君，始民我性不齊，夫以僕人食毛羽人及男女不相部，名之爲惡矣。其不然者，名爲善矣，是名善惡之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有天下，有大國，寶應出，福德聚，主天下，寶應不出，福德不聚。主大國，有天下者都中（一有原字）有大國者都西北。大國之君，有古紀，有近紀，亦以福德爲差。夫始變古者，顯頊也。有帝統，有王統，有霸統，帝統之盛，顯頊伊耆姚。王統之盛，顯子姬。霸統之盛，共工。顯劉，博爾古，古特氏。非帝王之法，地萬里，位百壘，統猶爲霸。帝有法，王有法，霸有法，皆異天，皆不相師，不相消息。王統以儒墨進，天下之言，霸統以法家進，天下之言，霸之末失，以雜家進，天下之言。以霸法勸，帝王家則誅，以帝王法勸，霸家則誅。能知王霸之異，天者曰大人，進退王霸之統者曰大人，大人之聰明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允孫，非古之凡民，皆有允孫。古之世，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

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借，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共福，祿與借，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一作雪大恥）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首或昏，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心，哲人之心，孤而是恃，故（一有取字）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醜忌媿，曲忌直，父亦如子，妻亦如夫，或以攻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密攻攻，劍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謂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絕，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傷，故色卑，大敬，故辭卑，大忍，（一作大不居）故所貴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一有好勝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三曰學問，曰憎怨，曰榮利，四句）何以同其原，同也。五倫之事，大人五學，人天造為始，知不死之說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雖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一作憎怨）大亡大哀，起於堂窳，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壺三變，一卮核亦三變，大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

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弃，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不以收易弃也，享弃之積也，忌人者，謗（一作說）以所反，奪所恃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慮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為之寒，夏不益之火，為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而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順，樂逆而聲順，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邇，域中之言，有邇，有以天為極，以命為的，有不以天為極，不以命為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厥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報於而充，孫是故，夫有尺上之限，則立宗為先，及其有天下，帥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廷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防，智而惟為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變，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比，患無故，避，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偽，小偽不可安，不如以大偽明於天下，言偽，忠禁偽，教德偽，情道偽，聖禮

偽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端。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有名，恥無實，爲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勝。有名，無名，竊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什之一，無說什之九，無說什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俱是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兒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蹊矣。女子十五，過男子於圍牆，惡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惡也。惡之謂之有說，非惡而惡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者，孰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景相照，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蔽，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蛟風能游宵翹之族，而與鱗鱗，或觀爲細也，或觀爲巨也，或觀爲神怪也，同則是異，異則是同，同則是異，異則是非，非則是乖，乖則是合，合則是渾，渾而大圓，其精（一作情）如不完，其兒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恆完貌，恆全名，一守一，一爭一，一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有。詩曰：「昊天孔昭。」

我生靡樂。一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死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死必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出亦無比，迴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不忍用智慧焉，而哀，或則介憂而胃，虛不一，無不字，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王癸之際胎觀第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容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淳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雖然，害爲本，害爲歸，曰以天爲本，以天爲歸。（一無雖然以下五句，而有有天有上天五字）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一有未字）生也自（一作在）上天，其死也反（一作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偁天，歸其所，本反其所，歸於此，聚散於此，合離於此，客主升降於此，取舍勸戒於此，語言文字，大本本天，大歸歸天。（一無歸其所本以下九句）天故爲羣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蓋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體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禮應，聖蹟備，若庖犧舜禹稷契，準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講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

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盛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始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仇，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能飲食？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儻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臚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繫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視以孝，告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上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蹇蹇濟濟，俾筮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家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邠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季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

倫之極，究神人之度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斂，闕且不斂，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萬華而身絳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盟，而祭，其在易，一觀盟而不薦，有孚容若，一禘之盛也。其在詩，一瓊彼玉珩，黃流在中，一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嬪之名，郊宗有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之統，升珪瓊璜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牲祀也，有封祀，求之詩，一於皇時周，陟其高山，瞻山喬嶽，一其在禮，一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一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曰：一以美陽芬香告於天，一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葛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張祖考之勳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一予冲子，夙夜感祀，一其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主，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禱，鳴凡而候神，則勳過其物也。然亦固有符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續接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如三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育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勉其意曰：一既順乃宜，

而無永歎。一其在禮曰：一明於順，一然後能守危也。又曰：一遠於順，一又曰：一順之實，一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一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一其在詩曰：一有來雍雍，一言雍在下也。一雍雍在宮，一言雍在上也。渾渚嘉宮庭之道也。朝日嘉且香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一以嘉魂魄，是爲合莫，一方祭而有嘉也。講求之詩曰：一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一遂終言之曰：一不誠不知順帝之則，一謹又求之禮曰：一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己治之，一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澹以應羣靈。至冲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一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一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弊之上，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告，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應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欺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糅神人，其爲聲色也，夫言，其言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盜海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鳴乎遇聖人焉。求之易曰：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一極之至，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

天之後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官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實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蓄梓中言宗廟視殿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精祭而言，故臘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禘，據亂者也。公劉者，筵几而立，升平也。周頌有殷有我，將殷，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為太平矣。世子有進樂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未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

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尚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嘗百工，保從王于周。一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一廉儉，殷成秩無文。一升八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斃其康事。一當是時，周公誦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哉。公劉之首章曰：既居匪庫。一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斃其康事。一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論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殷時適之詩，臘羣神焉。春秋據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運曰：一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楫。一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一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為據亂而作，以中古為升平，若春秋之

當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為三世，春秋首尾亦為三世，大槓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為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好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一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視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即漢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增益。善夫漢劉向之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為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纂，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纂書頗關經則附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纂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

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為經，公羊為一經，穀梁為一經，左氏為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后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為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為經，大小戴二記，畢併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為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為，附之於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稱為經，是為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為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譏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於記，夷於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為經之說，雖為經之說，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辯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一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為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易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故劉聖人之例，潘聖人之名實，以為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為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為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

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與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考經爲經之試。論語考經則若是，雖手答否否。考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固意吵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問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擘，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儻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庸未，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儻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純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鉤命決而已矣。周官之解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栻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尙寶史游急就，豈不寶雅。尙尊許慎說。

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僞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饗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尙若曰此樂之見於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厓略稍粗，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禴廟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爲七十篇，劉敞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元不注大戴，用心亦爲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於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爲配。答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別其譌衍，寫定十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彝之銘，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

其目存其文佚，予定爲秦昭襄王時書，即今世所傳陰符經也。

桑欽水經一篇以配二十九篇之尙書。左氏春秋（宜別去劉歆所竄益）春秋公羊傳、鄭語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

大戴記存十之四。小戴記（存十之七）加周髀算經九章算

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

中歌、郊祀歌、鏡歌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

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深氏不受春

秋制作大義不得爲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

古之雜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既不行於周，又未嘗以行

於秦。漢文章雖闕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

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爲義，豈書序之倫

哉。故不得爲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尙書大傳、惠棟輯

逸（世本、洪範、孫輯逸）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校

本）周官五篇此五者均於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增庸之臣主

者，雖不得爲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爲尊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

老子配易以孟子配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

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其在亦不以配論

語向也發其端矣。

大誓立諸博士總之曰二十九篇今文家始有二十九篇又云得

大誓以并亂於伏生弟子始有二十九篇其言何如答曰使尙書

千載如亂絲自此言始矣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失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

書藝文志語正同遷固此言昭昭揭日月而行諸儒萬無不見亦

萬無不信而乃舍康莊而求荆棘其受病賦有四端揭日之不

考一也篤信民間晚出書二也誤以孔安國爲傳古文因以史遷

亦傳古文因篤信周本紀三也不以今文古文晚出書三事截然

分明各還其數而合并數之自生齟齬歧之中有歧焉四也今

証以歐陽夏侯卷數使當知今文大師之不可厚誣而後自黑可

得而定亂絲可得而理也

大誓答問第二（論夏侯氏無增篇）

諸儒言夏侯生有大誓按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

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重現禮短夏侯之不徇俗師以據本

師可知

大誓答問第三（論歐陽氏無增篇）

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以分般庚而三之孫氏星衍

作篇目表是也般庚當三孔門之舊故今文家皆從之至蔡邕石

經尙然古文家亦仍之至馬鄭王尙然

大誓答問第一（論伏生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大誓答問第四（論今文篇數其在）

一堯典二皋陶謨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般庚七高宗彤

四康語。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維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康王之誥（說見後條）。二十六棗誓。二十七呂刑。二十八文侯之命。二十九秦誓。

大誓答問第五（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問諸儒之說始鄭元一言元謂伏生歐陽夏侯皆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故止二十八篇矣（亦見陸氏釋文引馬融語）答曰百篇之書孔子之所訂也七十子之所序也自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庶曰邦以下爲康王之誥孔子所見如此不必問伏生矣殷庚之合爲一歐陽生方且從而分之豈有顧命康王之誥之本分而反從而合之乎歐陽何其勤於復孔子之舊伏生何其勇於汨亂孔子乎必不然矣合之云者竹簡之合之也非其名與實之合之也蓋二篇事相比也辭相屬也指意相聯貫也其竹簡可合寫而合寫之矣豈并省之之謂哉後世帛書亦各有合寫二部於一卷一冊者皆非并省如伏生果并省則是分之始於馬鄭馬鄭何師說而創分之自誤解鄭氏語而廿八之說起異序同篇之說又起夫同序異篇以一序領衆篇可也若異序同篇一身二首學者何以離章句寫官何以定簡畢授讀者何以名其家名之不正萬事失紀何取而創此駭論焉

大誓答問第六（答客難）

客難之曰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尙書大傳孔

子曰五誥可以觀仁五誥者二十九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維誥也惟康王之誥卽屬顧命故不數此今文康王之誥不與顧命爲二之說若爲二則孔子當言六誥王氏夔齡爲予答之曰五誥觀仁乃孔子之言總論百篇也孔子豈亦止見廿九篇者耶百篇中有湯誥仲虺之誥且廿九篇中梓材亦誥也誥甚多而觀仁者五孰能定孔子所指爲何等篇哉易九卦爲變患之辭豈易止九卦哉故不得臆決其不數康王之誥

大誓答問第七（論近儒書序當一篇之說）

又有從而爲之辭者曰序實當一篇（朱氏聲曾近有陳氏詩禮）亦未知余說也凡古書之序當一篇古例有之大可引爲予說鋤去大誓之助然不敢取者一則二十九篇均然大明根株已明枝葉之言宜從葉落二則書序古今文並有孔壁序孔安國不以當一篇則伏壁之序伏生必不當一篇也

大誓答問第八（論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

座主高郵王尙書引之謂自珍曰儒林傳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其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篇又頗雜采左氏傳書序云云上文稱二十九篇下文稱又採書序文法如是是班氏不以書序入二十九篇之明証也

大誓答問第九（論書序古今文並有）

或言今文家有序古文無之或言古文家有序今文無之余外王父段先生則曰皆有之以百篇序多異字知之也由其異字

而審知爲家法之異也。(詳見古文尙書撰異)

大誓答問第十(論後得者非大誓)

馬季長疑之矣。王子雍又疑之矣。蓋白魚赤鳥之文，而於三十一篇之中，如賦佚之混球鑿。然馬王皆不定其爲何等書，吾友劉申受嘗目之爲戰國大誓，泰興陳君潮曰：殆疏文志所載七十一篇之周書，晉世汲冢所得，正其同類。二說良是。周末之徒，往往有此類言語。馬融疑之而注之，趙歧疑之而引之，要不失爲古書。雅記云爾！

觀古書真僞，審其類否。周初史臣之文，氣體類不類，不難知也。文法類不類，不難知也。周書二十篇，有此文法，有此助辭乎？而堅不服馬氏師曠與離朱爭明。

大誓答問第十一(論大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獻大誓，使博士讀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此言功令而外，別增此學。歐陽家法而外，別增此師也。(時夏侯未立)余考書博士有歐陽夏侯之學，歐陽夏侯皆未嘗自爲書博士。今向歆言如此，與伏生弟子無涉明矣！

歐陽生以後之博士，憚違明詔，起傳後人，大都俗學，漢初淳悶，重功令，尤重師法。學有家法，名成大師，豈肯從而詭和以塞詔旨乎？觀劉歆欲立古文，太常以無師說不肯立，豈歐陽之篤謹，不如後來之博士！

伏生之徵，在文帝時，歐陽生親受業於伏生，下距武帝末尚七十年。縱老而見獻書之事，豈復歸補師書，自悔其少年之業之未備耶？抑余考諸外，王父段先生之言，董仲舒對策在帝七年，終軍上對在帝十八年，皆引此文，是大誓之出頗早，非末年也。孔氏以爲末年重得之，良是。此類書記，自除挾書之律，即萌芽於世，通人往往先見之，或考武亦先見之，是以民間朝獻夕賦，學官然其始皆不曾目爲大誓。董子同類相動篇，引此文而稱書傳曰：是仲舒不以爲大誓，甚明白。曰爲大誓，在末年重得之時，距二十九篇之定也久矣。

又考王充論衡，則以是事爲在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獻於朝，而後書二十九篇始定。後漢黃門侍郎房宏說亦同。宏充言：不知二十九篇之數，不待大誓出而早定。故其言若是，信如宏充言，二十九篇之名之數，闕一而虛懸之，歷孝文至孝宣百年而後定，始非事實。抑果如宏充言，則歐陽夏侯之死久遠，益爲今文家自謗，益爲伏生家法定界限矣。

大誓答問第十二(論尙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同曰：聞之尙書大傳者，伏生老不能正言，口授大義。生終後，歐陽生張生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志稱四十一篇者是也。而見引魚入舟、火流鳥之文，是歐陽生與此大誓爲眷屬之左証。答曰：辨哉！問而不知，漢儒引書之例也。漢人引易說謂之易，引書說謂之書。引禮家春秋家說謂之禮，春秋見於一切書者，不可枚

數。以尙書大傳論之。於殷庚則引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古般庚說也。於康誥則引書曰：「王曰封若圭。」此古康誥說也。於母佚則引書曰：「厥兆天子爵。」此古無佚說也。許叔重引「山行乘櫟，水行乘舟，泥行乘橈，澤行乘輶。」此古魯論說也。歐陽生張生當漢初羣書四出之年，博撫傳記，何所不引。引此書之文以說大誓爾。夫伏生無大誓，而有說大誓之文，此亦九共帝倍說命高宗之訓歸禾等篇例也。假使大傳所引是真尙書，董生著書轉引此文，不當不從其本而稱之。乃但稱尙書傳則董生之陋極矣。歸不云乎？妻敬董生終軍，皆先獻書而見此文，不必張歐陽不之見。此何得謂伏生弟子增二十八爲二十九之左證。

大誓答問第十三（論孔壁中無大誓）

問今文家之無大誓，吾子之言，固其根株，又扞其藩垣。敬聞命矣。敢問古文答曰：其無不俟問。孔鮒藏壁中者，本亦百篇。兵火後略同孔壁之散亡。藝文志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而得古文尙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班氏，此言其亦明且清矣。二十九者，則前目錄是十六者，則鄭元數者是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鄭氏數爲九）四大禹謨，五益稷，六五子之歌，九允征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典寶，十一伊訓，十二肆命，十三原命，十四武成（建武世亡），十五旅獒，十六畢命（作問命稟誤）。此

劉歆所欲立者也，何處容大誓？

大誓答問第十四（論五十八篇之名）

問然則五十八篇之名何所始也？答曰：此混同之總數，不知所始。在安國獻祕府之後，其祕府目錄歟？伏生廿九，析般庚爲三十一。今文之都數畢矣。古文多十六，折九共爲廿四，合其復重則五十有五。古文之都數又畢矣。孔安國既上古文五十五篇而祕府取民間本大誓合并數之（時析爲三）兼三事言，因曰五十八矣。

大誓答問第十五（論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之誤）

自祕府誤合并數之，而子政別錄，襲稱五十八篇矣。然未曾統之以古文也。孟堅藝文志則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蓋以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際，故曰五十七。實亦謂書有五十八。蓋孟堅承劉歆七略而言，竟專屬之古文，不分析還之，未免小誤。

大誓答問第十六（論班史稱四十六卷之故）

問何以五十八篇止四十六卷，可言其故乎？答曰：伏生廿九篇，爲廿九卷。壁中廿四篇，爲十六卷。民間大誓析之則三篇，合之則一卷。是故四十六卷，卷少於篇，篇多於卷。一定之式，廿九卷，一事也。十六卷，又一事也。一卷，又一事也。凡三事四十六卷，非專古文經四十六卷。然卽由四十六卷之故思之，而書凡三種，瑱迹昭彰，二千年事，瞭然如今日對簿。讀漢書者，幸思而得之，不思弗之

得也。

大誓答問第十七（論隋史稱二十五篇之謬）

隋書經籍志，竟改增多廿四篇爲廿五，臆改甚悍，王氏彌論曰：志又稱孔壁有之，惟欲以大誓爲出孔壁，則所以臆改之源也。

大誓答問第十八（論唐人稱三十四篇）

孔氏尚書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當三十有四。去大誓猶有三十有一，按云三十有一者是也，并此數之，故曰三十四矣。

大誓答問第十九（論僞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

僞孔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則村塾之子，目井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也。王氏夔論曰：此正與隋書經籍志之謬相同。

大誓答問第二十（論近儒遁詞）

自馬王兩外，尚有趙岐華昭服處杜預之言，而趙岐注孟子滕文公篇，則明曰：「大誓者，古百二十篇之大誓也。」趙用書緯之說，故曰百二十篇。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尚書同。一傳哉！此論與季長重規疊矩，後漢於國語設杜於左傳，皆屢疑之，近儒無可如何，乃曰：凡左氏春秋國語管帶，當孟引昔大誓中下篇，其充學者民間所獻一論，得上篇，則何民間本孔壁本，不約而同，適皆獨此上篇也。又曰：雖已完具，尚間有脫簡，何脫簡之多也？且又何以民間本孔壁本同此脫簡也？遁詞知其所窮。

大誓答問第二十一（論充學之大誓，是一篇，是三篇，處處不合）

竇鼠臆之徒，欲誣今文家，則以爲一篇，欲誣孔壁，則以爲三篇，凡誣今文而一篇之者，則歐陽夏侯增廿八爲廿九，及二十八宿加北斗之說是也。凡誣古文而三篇之者，則曰五十八，曰去武成，尚五十七之說是也。至僞孔序，則又以一篇誣古文，如曰增多伏生二十五是也。至唐人，則又以三篇誣今文，如曰伏生三十有四篇是也。率愉悅而難遷，終游移而失據，是書之云一爲三，何足深論。意者民間獻書時原止一篇，厥後博士俗師喜事之徒，欲塞詔書起傳教人者，見百篇之序甚明，因析而爲三，使合於孔門之舊，以張其學，因而祕府定目錄著錄之也歟？

大誓答問第二十二（論漢世何以不互校）

漢廷凡古書二本並出，未有不互校之者也。孔安國得孔壁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并目錄互校之矣。張霸百兩篇之非真，由成帝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二本互校之矣。劉向以中古文校博士易，脫言无咎悔亡，取中書樂記二十三篇，以校常山王禹不相合，是皆互校之矣。季長孫江有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又二本互校之矣。向取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酒誥，脫簡二召誥，脫簡一，其餘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亦二本互校之矣。何以民間得大誓，孔壁亦得大誓，二本並在漢廷，孔安國方以今文讀古文，而絕不一問其異，同得矣。終漢之世，君臣及今文古文

大師向欲父子，皆無一言言大誓同異得失。豈非民間本正坐孔，豈無之。孤文易張，得倖在學官也哉。

大誓答問第二十三（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抑人之誣孔壁也有故，蓋曰太史公載之云爾。太史公從安國問故云爾，安國上承孔壁，下教史遷。云爾是為左證。予曰：此望見影響之談也。安國之教太史公，堯典與禹微子洪範金縢五篇，時有古文說而已。如問故而及大誓，必當有古文說異乎民間本之說。則班固何以遺漏焉？太史公之學在乎網羅六國，放失舊聞。若夫五帝三王事實，大都鈔襲雜書百家傳說，又往往排比失倫。其作周本紀齊世家之載此文，正如作五帝紀之引五帝德帝繫姓，大都七十子以後之偽記云爾。遷之精英，豈在是哉！且太史公實未盡得孔安國之學也。不但般庚諸篇，盡今文家說已也。夫所貴乎治古文者，實治今文家所無也。貴乎所無之十六篇（馬鄭所謂二十四者）能一一為之說也。今今文古文復重並有三十一篇，則有兩家之說，而十六篇孤本，則但載其序，安在其為安國高弟子也。假令問故時，取舜典入舜本紀，汨作九共入夏本紀，取典寶入殷本紀，瓌怪之物，蒐羅完具，則遷之功不在伏生下，而吏記一書，真聊雲之在九筭矣。不取其所當取，是以取所不當取，安在其為安國高弟子。

又遷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其時衆書爭出於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必十歲即有從安國游之事。厥後作周本紀齊世家

引此大誓，意者少年所誦之古文歟？

大誓答問第二十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

請縱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為伏生之徒讀之一為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故。然而譯語者，未曾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有四，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具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

（詳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

大誓答問第二十五（論大誓逸文有二種）

戰國大誓至唐而又亡矣。會據王伯厚以來各輯本付胥寫一本以補逸周書之一則。而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自馬季長所舉五事之外尚多矣。外王父段先生陽湖孫氏星衍兩家各有輯本亦條鈔於後。瑰璋淵奧此真孔子所訂古大誓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氏春秋傳）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

獨夫受（荀卿子）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小戴記 以上五事馬季長舉之）

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國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母侈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墨子）非命上篇與大志中篇引小異）」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 按此數紂濫刑之罪，與於晚出本數罪之辭遠矣。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

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予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

按與左傳引小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 以上皆漢世學官所無也。

大誓答問第二十六（論東晉偽古文乘虛而入）

物必有腐也，而後蟲生之。空穴來風，自此書盛行，為名世大儒所疑，於是梅賾始采輯左氏春秋管墨荀孟所引，參附成書，以塞趙岐馬融服虔王肅韋昭杜預以來之疑，亦分為三篇，以合孔子之舊，以自別於民間所獻之書。雖采輯未完備，而作偽甚工，蓋

鴆張勳百兩篇而上之矣。豈非張勳導之於前，白魚赤鳥之博士召之於後也哉。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不定律篇答問下事）

甲問：據大箴立不定律，有高乎諸家之義如何？
答：甲夫不定律者，權假立文也。權假何以立文，假之吏也。天下大獄必赴吏，吏也者，守常奉故，直而弗有是故，弑則弑，叛則叛，盜則盜，是故弑弑則弑，叛叛則叛，盜盜則盜，是故峻大防，畫大表，以誰何天下臣子，而以權予上吏。雖知天下民獄之幽隱矣，不皆微聞之，雖微聞之，不省盡其辭。既微聞之，既盡其辭，而卒以權予上。夫自處讎，不得不以精意予上，自處直，不得不以仁予上古之奉法者。曰：夫明庶物，察人倫，總是非，中仁知極精微，則中國一人而已矣。更何職之與有。春秋當與王假立是吏，而作今律，有部議有部擬，有閣臣嬰變簽票三簽，有恩旨緩決，皆本春秋立文者也。先原奏後旨意，兩者具，然後獄具。作者曰：是亦古所為測春秋

也。

乙問春秋假立吏許世子獄如何？

答乙書許世子止弑其君實是擬死書釋許悼公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父飲子藥而死者急欲成子之想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愚孝無有弑志乃原之

丙問趙盾？

答丙書趙盾弑其君夷獯是擬死復見趙盾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弑大臣不討賊者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數諫無有弑志乃原之

丁問趙鞅？

答丁書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擬死書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於晉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無君命而稱兵君側者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除君側之惡人也曰外臣有兵柄者當如是矣乃原之

戊問楚公子比？

答戊此執法吏區別請之矣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是擬死加書歸于楚是區別乞請之文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弑自立者擬之死又聞其脅也加區別并奏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

己問晉里克？

答己書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夷齊曰君之子又去月書弑其

君卓子去日是擬死再三加區別乞請之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不去官不去氏是再三恩原之又書晉惠公之葬是追卹之春秋之吏聞有大夫殺二幼君者擬之死又聞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從君子昏以至此也加區別奏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又重卹之

庚問齊桓公？

答庚書齊小白入于齊是擬上殺兄爭國之罪當坐卒備月日葬備月日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無天子命而自立不讓而爭者擬坐春秋察之以爲逆取而順守順著而逆微乃原之

辛問吏必齷齪于主上乃爲執法吏耶？

答辛否否今律獄未具吏不得以意入人罪獄期限未畢限吏亦不得入人罪春秋書祭我君桓公是法吏權釋勿問至莊公不書公卽位是朝命特誅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弑仇在外未可得而復者故權勿問春秋察之以爲終無復仇志乃誅之

壬問凡功罪相除者吏得自除之乎？

答壬否否凡春秋事兩見者皆先下而後上也設吏自除春秋兩不得書之矣書盜竊寶玉大弓是擬上守土臣失天子符信棄祖宗世守之罪當坐大不道書得寶玉大弓是除除必免死免死非更任也

癸問葬宋莊公？

答癸，書宋亂，是擬上篡罪，當坐死。葬宋莊公，是除春秋之吏，聞有不義篡立者，擬之死。春秋察之，以爲父賢，可以庇子罪，乃除之，凡除視此文。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不脩教律篇答問三事）

甲問：不脩教矣，何比之有？

答：所以尊教，不可理者，理之而益券，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後之與王，必有欲自尊其聲名者焉，視吾比文。

乙問：楚子誘我蠻子，及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兩義？

答：昭十六年，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公羊子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何休曰：「掘誘蔡侯名，此一事。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何休曰：「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忍日，夷狄弑父，忍言其日，此又一事。」所以然者，春秋假立楚爲夷狄，若曰：「後有王者，四裔之外，逆亂，非守土之臣所告，宜勿問。視此文可也。曷爲宜勿問？問之則必加兵，中國盛，兵力盛，加兵而服，則必聞邊，則是因夷狄之亂，以收其土地，仁者弗爲也。中國微，兵力微，加兵而不服，則必削邊，則喪師糜餼，削邊以取夷狄，笑，智者弗爲也。故勿問者，春秋之家法，異內外之大科也。」

丙問：關弑督殺兩義？

答：襄十九年，關弑吳子餘祭，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何休皆曰：「不言其君，謂自珍曰：所以然者，禮不下庶人也。禮不下庶人者，禮」

至庶人而極，刑人罪人，又爲庶人所不齒也。千乘之君而見殺於關盜，蓋吳子蔡侯與關盜，均不脩教也。後之有位死，非所死，視此文也。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律目篇答問十事）

甲問：據大著律目篇，父子兄弟相首匿，贖聞其常？

答：甲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言父子則兄弟在其，中春秋毀泉臺，傳曰：「父築之子毀之，護。」是子雖正，不得暴父惡也。春秋齊人來歸子叔姬，傳曰：「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其罪者然。」是子雖不正，父不得暴其惡也。二者春秋之常律也。今律子弟計發父兄罪，雖審得實，猶先罪計發者，是亦吾所爲測春秋也。

乙問：首匿篡弑，何以自處？

答：乙父也，見也，不可諫，先死之，子也，弟也，不可教，以家法死之，死之而不明之于有司，不暴之于鄉黨國人，也。若夫爲國家者，案得教諫實迹，表異之，案不得教諫實迹，亦無連坐，則文王之法也。

丙問：非父子兄弟如何？

答：丙叔孫得臣卒不日，人臣知賊首匿，罪當誅，又常律也。

丁問：既知其常，願聞其變？

答：丁周公以叔父相猶子，親之甚，貴之甚，誅不避母兄，用親以滅親焉，石碯，誅石厚，魯君子左邱明曰：大醜滅親，皆其變也。

戊問：季友爲常爲變？

答：季友以叔父輔猶子，與周公同，應用變例。

戊復問：公羊氏，漢儒何休皆以爲季友逸賊不誅，實首匿之，未嘗用變例也？

復答：戊公羊氏失辭者二，失事實亦二。何休大失辭者一，慶父弑二君，罪百於牙，酈牙也是，則逸慶父也非。逸慶父是，則酈牙也非。二者安所據？趙盾匿穿何以書弑？二者安所別？周公誅管蔡，季友得匿慶父二者安所正？一以爲道，一以爲律，皆異吾所聞。

己問：願得季友事實？

答：己季友實不匿慶父，實用變例，非如兩經師言般之弑，獄有所歸，宛轉遷就事勢爲之，非不探其情而誅之也。閔之弑，友且挈僖公奔鄭矣，倉卒避賊，豈遠遁賊，又非緩追逸賊也。二者又皆非首匿也。慶父卒死於季友之手，與牙同。夫周公之誅母兄也，異矣，友之誅母兄也，又有艱焉，不察其艱，不迹其卒，一以爲道，一以爲律。

庚問：季友之事實，既知之矣，敢問常變二律，安所施？據論語答：攘羊語，及毀泉臺，歸子叔姬二義，或以事之巨細分別，得首匿不得首匿乎？

答：庚，否否。苟得首匿，篡弑下與攘羊同，苟不得首匿，攘羊上與篡弑同，律何本人情也。攘羊當坐管，猶不相發，矧發大獄乎？

纂泉臺之觀游，淫佚之失德，猶相蒙，矧敗大名乎？爲國家求忠臣

直士，不求之賣骨肉之門，赫甚。

辛問：區別不以事則必以人，律意可喻而知乎？

答：辛，以攘羊喻周公石碻季友親受羊於主人而牧之也。楚之直躬者於羊主人並世而生爾。

壬問：周公季友得誅兄，是弟之得加變律乎？兄也。石碻得誅子，是父之得加變律乎？子也。萬一貴戚宰輔之父謀反，是祭於人倫之君子，必推類至是而後畢者，亦有以處乎？

答：壬，孟子曰：「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一是其比也。」

癸問：楚令尹之子棄疾，唐李懷光之子瓘兩事？

答：癸，棄疾之父非反，棄疾又不諫與聞殺父，無足稱者，瓘之父反，瓘又諫，疑瓘賢矣。抑瓘身非貴相大臣，法尚不得誅，況夫瓘但得諫懷光，但得殉懷光死，不得自德宗，自德宗非春秋法也。

甲問：據大著律細目篇，罕觀非常之義，何爲而作乎？

答：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語曰：「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吾所以作。」今律與春秋小齟齬，則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

乙問：今律，一人犯數罪，以重者科之，中春秋某律？

定 齋 全 集 卷 一 文

答莊十年，公侵宋，公羊子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丙問：今律，賊未入手，減等，春秋如是乎？

答：春秋律不如是，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公羊子曰：「何以書，賂齊也，爲弑子赤之賂也。」何休曰：時邕未之齊，坐者猶律行言許受賂。

丁問：今律，誤殺人，有勿論，有論，減等，中春秋某律？

答：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闔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子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何休曰：「吳子伐楚，過巢，不假塗，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

戊問：今律，年幼犯罪，不坐，中春秋某律？

答：昭二十四年，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曰：「貶尹氏，譏世卿。」不貶王子朝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也。

己問：今律，非夫若子，不得捕姦，中春秋某律？

答：春秋於內女淫泆者，深沒其文，齊人執單伯，齊子執子叔姬，是也。內小惡不諱，惟淫諱，非諱也。春秋非討淫之書也。外小惡本不書，春秋三世，又無譏外相淫者。禮：天子內屏，諸侯外屏，不察人之閨門也。難之曰：蔡人殺陳佗，不以其外淫賤之乎？答：蔡之當耐者也，非春秋討之也。

庚問：今律，犯罪分首從，中春秋某律？又春秋僅如是乎？

答：春秋密矣。今律，但分首從，春秋從之中，又分從，隱元年，公

反，鄭儀父盟于蔑，公羊子曰：「及我欲之也，暨不得已也。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是其義也。」

辛問：今律，初犯輕，再犯重，中春秋某律？

答：莊七年，大水無麥，苗，公羊子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曰：不登二穀，乃書天，不以一災，傲人，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是也。」

壬問：今律，大盜不分首從，皆死，何所祖？

答：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臯，何休曰：「不舉重者，二子尊同權等。」此不分首從，律所祖。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人倫之變篇，答問八事）。

甲問：人倫之變，大科如何？

答曰：春秋何以作什八九爲人倫之變而作，大哉變乎！父子不變，無以究慈孝之隱，君臣不變，無以窮忠孝之類，夫婦不變，無以發閨門之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比物連類，貴錯綜也。其次致曲，加王心也。直情徑行，比獸禽也。春秋之獄，不可以爲故當。春秋之文，不可以爲援。春秋之義，不可以爲例。春秋之訓，不瀆。一告而已，不可以再，或再告而已，不可以三。是故春秋之指，儒者以爲數千而猶未止，然而春秋易明也，易學也。春秋之獄，有吏辭，有王者辭，春秋張三大，治三細，其處三大也，恆優，幼之也，反厲，處三細，恆慙，幼之也，反怨，處三大恆，直待之也，恆顯，處三細恆，曲待之也，恆隱。何謂吏辭，吏辭先也。何謂王者辭，王者辭後也。三大，君父夫三細，臣子婦。

乙問：今律父殺子，輕於平人，春秋晉侯殺其世子，爾詭諸卒，不書，何也？

答曰：聞之劉禮部矣。殺世子母弟，罪加殺命卿一等，皆直稱君者，此春秋大異乎。今律不可不知也。其在康誥：「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皆元惡大憝，皆所謂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者。」春秋法文王也，速由也者，如今律決不待時。

丙問：復仇之節？

答曰：何休曰：「諸侯之君，與如者異，義得去，去則絕。」伍子胥是也。故比之曰：今世家長殺輻工非道，視此文，凡臣民不得仇天子，得仇天子之臣，不得仇天子執法之大臣，得仇天子之讎臣，齊襄公是也。故比之曰：今世設有三法，司徒殺人命，視此文。

丁問：母預獄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如何？

答：魯莊許緜母不許求母，在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是其義也。

戊問：大著援經文，妾爲君母者之稱，與諸師往往不合，如何？

答：禮公之母書夫人子氏薨，僖公之母書夫人風氏薨，書葬我小君成風，皆隱也。而春秋夫人之稱，童子曰主地法夏而王母，不以子貴，主天法商而王母以子貴，主天法質而王母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母不以子貴，周文家也。魯季氏不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於周而爲之說。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

於春秋而爲之說。漢亦質家也，尊薄太后廟食，禮也，故爾自珍，援以比春秋。

己問：穀梁氏之大失？

答：以仲子立惠母，以夫人子氏爲隱妻，皆失事實。於大科爲不史，妾母別立宮，禮文無徵，說考仲子之宮失事實，又失義。於大科爲不經，妾母別立宮矣，又於子祭於孫止，是生則緩帶，死則餓也，失義。於大科爲不孝，以惠公仲子爲一，以僖公成風爲一，失事實，於大科爲不辭。

庚問：穀梁子言秦人弗夫人者，而見正穀梁，必非無據？

答：周末文勝，秦人不以我小君成風爲夫人，用周法，穀梁家不得據周法難春秋法。交鄭元駁五經異義曰：「漢尊薄太后，禮之變，古禮未之有也。」鄭氏不通春秋，不得援周法難漢質家法，又告之曰：予說此事，與劉禮部異。

辛問：公羊氏許衛輻得正，後世可援比乎？

答：何休救正之曰：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許止雖見救，猶不宜爲君，衛輻雖得正，猶不合援後之決事者，雖不得誅若人，若人亦不得自援春秋。

說中古文

成公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適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祕有尚書，何必遺韻

錯往伏生所受廿九篇，三也。段使中祕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會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祕有尙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誥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祕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祕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辭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祕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其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會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婦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段使中祕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祕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侷而愚。

家塾策問一道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論書名，六書學三代最重之矣。古今異體，或增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多漢書，凡幾變，可得而陳與漢安帝時許冲上其父南閣祭酒慎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爲質，以何體爲附見，例可得而聞與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聲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爲三，抑治說文經而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有段借之義，往往引申段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能約略舉之與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了然胸中，與二用中之段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段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周宋漢初，經師口授，不著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毋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解經，與羣書之稱經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第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詠能疏別與今音古分十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臆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釐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與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闕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間有不收者。况本書見於說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卽某字當之與玉篇以降，可羽翼說文者，凡幾家，或謂呂忱字林及

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與唐人說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能臚其入出，賦六書為小學之一門，聲又為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為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為而不解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意者謂古均是裨經讀而等均為餘事，不知古均經明而明，其體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譜、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為凡將急就，滂亮元尚，調察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抑真偽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周時古金，近世出土，頗夥，皆鼎彝饌盤而外，其是證古文者，有幾事。歟。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分之說，未盡無稽。與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縱言之。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賢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為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技靈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偽者六七，其灼然偽如東晉書古文王肅

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偽者益多，真書老莊例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俾指能揚挖之。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為廣成子為亢倉子是也。尚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偽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即以後漢後偽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為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偽，非其偽而亡之。後人又偽，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張弧書是也。尚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接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為此學者，案矣。卷帙孰為最富，鉤稽孰為最密，編次較離孰為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敘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而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上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筮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端，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緻，十倍明儒，慙說明人

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特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可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鄰。湯伯不祀，湯教之祀，遺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祭夏耘，秋收，乃曰：乃米而藏之，糜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闕國者也。策爲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間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強鄰聖敵。且夕虛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如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肯以葛降，率其民而御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間諜者夫。黍稻之算，索往來兩境，陰謀之所聚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戡夫。葛何昇，昇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卷二

文二

古史鈞沈論一（規恥）

魏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一作才下同）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兒，嫗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一作示）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民，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夫人之恥，以嵩（一作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彌武而充孫，乃不可長。乃講，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講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湯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猶其府焉，襲襲其鐘，麓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窳盪摧餉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虛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鈞沈論二（尊史）（一作尊史二）

魏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

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職。——（一作聯）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淑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勳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替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故曰：六（一作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襄世著書之徒，讎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解辛甲老聃，聖家者流，言解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職。——（一有之官二字）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稱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知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一作挈）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逸民傳）方外傳之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考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溝洫志）食貨志之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一作謹）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一作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

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述其所終始，又述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淆，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名法爲禮書刑法志）兵志之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菑文志）之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天官書）五行志之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諭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文苑傳）之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一無人字）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循吏傳）獨行傳之祖，亦爲兵志祖。——五廟以觀怪，天地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備。——（一有無所不語四字）——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方支傳）之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一無家字）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一作史之）亡也。殷之亡也，（一有也）孔子三字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史（一作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失其史。墜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失其史。絕人之（一有人字）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失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失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

鄭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雄
 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
 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
 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賢所賦，燕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
 初指不在齊儒序詩以斷章為初指，以諷諫為本義，以歌者為作
 者（一有三者二字）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稷，有
 顓頊，有夏，有商，有周，有魯，有列國，有天子，不
 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奮詞意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
 餘祀，稷敵不改，是以失理（一作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
 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子夏于商，是參是謀
 今連山歸藏亡矣，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
 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
 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猶作大義，非（一有為字）廢倉頡
 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有一（一作存
 三四）形聲相學，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章，蝌斗煌煌，匪猶
 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
 父之徒，能言先云命祀，而周史儻乃附，農弘為神怪之言，不能修
 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儻弘階之妖孽，是
 微，史之小罪四，帝軋以降，百篇禮典，孔子削之，十倍是備，雖頗闕
 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
 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一作器

服）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一作或）以為數，夫舍數而言義，
 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
 有推步之方，有古讖之學，其步疏，其古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
 都甘公（一作石）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佚（一
 作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時人守之，九章九
 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羅彼與世繫（一作系）者，能發能守，
 有厭謹，有世本，竹帛成，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後千餘
 歲，江介之都，夸族始（一作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
 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
 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一有
 故字）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焉庸，由斯以譚，
 罪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
 雖息，周曆不為不多，數不為不躋，府藏不為不富，沈放紛異之士，
 不為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為不踈，莊周隱於楚，聖者敬於宋，孟
 軻端（一作瑞）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路，
 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聖不同國，擇言
 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患不同感，天各材，材各志，志
 各器，器各情，情各名，名各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猶，史職史伯
 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
 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
 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贅儒小生，僭為儒者，流則意，僭為羣

流則溫，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罅罅，逸於後之別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標（一作標）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階七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學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中（一無引中二字）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一有升諫二字）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必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一有修道學三字）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一無萬一二字）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願爲其人歟！

古史鈞沈論三（志寫定羣經）

甄自珍曰：予大惡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朋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一作盍下同）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

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經（一有師字）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學也。史籀之學，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槩木起，翻紳者不作，凡槩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割聞者，不（一作弗）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槩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槩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之文，什五用假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肆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督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假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藉令完具，其於七十子之所請益，貪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一有之字）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槩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一作右）憾俗士之疎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惡

如何？如何？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

古史鈎沈論四（賓賓）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與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者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者也。其言曰：臣之藉，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讐，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一有乎字）芳香其情以下之。瓊玲（一作玲瓏）其誥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賈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一作治）故外臣之未可以共（一作在）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一作乎）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幽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一作議論下同）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

一作七）百，共大政之名氏，姜嬴任（一作任嬴）辛妣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職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顯，顯則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一事故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堂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贊（一作摯）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譬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其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儒而抱之者乎，則嗟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特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失，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一有氏字）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毫

中胥胥，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如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一有其字）官或有續絕矣。（一有其字）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遜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闕闕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尊史一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可誇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一作曰能入）何者善入（一作何謂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士所宜，姓所繫（一作貴）皆知之（一無此句）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一無此句）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一作章下同）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一有能字）入矣。又何而尊善出（一作曰能出）何者善出（一作何謂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士所宜，姓所繫（一作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一作皆與有守）焉（一有而字）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

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跳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蕭然坐坐，眇睨而指點焉，可謂（一有能字）出矣。不善（一作能）入者（一作則）非實錄，垣外之耳鳥（一無此字）能治堂中之優也耶（一有如此二字）則史之言必有餘蘊（一有隳非史矣句）不善（一作能）出者，必無高情（一作言）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騰，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一有如此二字）則史之言必有餘喘（一有喘非史矣句）是故欲爲史若（一作及）爲史之別子也者，毋躡毋喘（一無此句有當字）自尊其心，心尊（一作尊其心下同）則其官（一有亦字）尊矣；自尊則其言（一有亦字）尊矣；官尊言尊（四字一作尊其心）則大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能入焉，何大出入曰（一無何者以下六字）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一作欲知道者）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微乎我微之曰（此二句一作見藝文志）古有柱下史老（一作李）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微也歟哉。

尊史三（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敘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曰（一無曰字）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

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納石室金縢於京師，其兩世所（一作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者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思王父，不思父，以不思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數，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變變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書於周，先是正考叔（一作父）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龍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齋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薄慰於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曷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定，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貧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子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願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一有降殃降祥，福善禍淫，必信，一句）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一有禍福必不信，一句）則天又不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

語，譬師色如土。」後之儒者，視其君曾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一有於是如有忠臣義士者出焉，一句）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囊君變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曰君之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矣，何以出而視（一作事）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祈寒，天府怨君不可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汝將使匹婦無憾而爲君大，君將日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其替哉！」若臣又曰：「子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爲朕。」應之曰：「趙高置其君以爲尊君，吾之術使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一無若臣又曰以下數句）天命曰流行君，君命曰出內，不得詆我以趙高（一無此七字）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天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尊名二

夫六經之僨命罕矣，獨詩屢僨命，皆言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文王取有莘氏之女，妲氏生九男，夫婦並聖，唯此神聖，克奈靈命，命以莫不正。詩人莊言之，又夷易言之，曰：「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南國之夫人，有不妒忌之德。使衆妾以禮進御于君，衆妾則微嘗之。又稍稍感慨而言之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曰：「抱衾與獨，實命不猶。」此命之無如何，而不失爲正命者也。乃有無如何而不受命者矣，不受命而卒無如何者矣。詩人則刺之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言有嫉焉，有適焉，抑亦有歎焉，抑亦有憾於無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之。三詩者可以盡天下萬世妃匹之際，帷房之故之若正若不正。漢司馬遷引而申之，於其序外戚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歎，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闡幽微，告萬世也。三百篇之世，譬遷之世，天竺法未東，命之正命之無如何，又各有其本。因是已，緣是已，宿生是已，詩人司馬遷惜乎其皆未聞之，未聞之而不能不立一說，使正者受，不正者受，無如何者亦受，強名之曰命。總人事之千變萬化，而強護之曰命，雖不及天竺書要之儒者之立言，覺世而誦民，莫善於此。莫善於此，或問之曰：「傳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言何若？應之曰：子莊言之，我姑誕言之，子實言之，我姑迂言之。夫我也則發乎情，止乎命而已矣。傳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倂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穀壻養人，男以蒲壻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

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尙意氣，恩怨太明。儲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傑罹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邪翼之子，飄然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傑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庸人，豈復爲豪傑哉。其言則曰：一應龍入罾井，不瞑目以待紙鱗之飽龍肉，而睫淚以哀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死，或者天神憑焉。一道家者之書有之曰：一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一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一禮曰：小人弗能勝，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治，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一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咎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憤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曾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壅滯所中，李公行畢如其言，山川然也。

懷隱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卽犖嶇，第四時之榮木，闢九州之神。一作應。舉而從我，嬉其開，則可謂山中之傲民也已矣。仁心爲幹，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地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悴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

曰怒時，三日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夫日胎於溟溟，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閣，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炎，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于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萬貨，入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阜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日之亭午，乃炎炎（一少一炎字）其炎。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于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萬寶貨，奔命涌塞，喘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空土，天命不猶，與（一作俱）一艸木死，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夢爲鄰，未卽於牀，于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袞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傑，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醜類皆盡，詐僞不材，是釐是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蒸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寡人子（一無人子二字，而有者字）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于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置京師，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嬖孽，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

中之日長矣。風惡，水泉惡，塵霧黑，山中泊然而和，冽然而清矣。人攘臂失度，嗽如嗽蠅，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嫺靡矣。朝士儻焉偷息，節焉偷活，側焉惶惶商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侯者，過山中者，生鐘簫之思矣。童孫謫過山中者，視壽考之母遽死矣。其祖宗曰：我無餘業焉，我以汝爲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焉，我以汝爲殿矣。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鼙聲，夜之漫漫，曷且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橫，且暮爲縱，居處爲橫。百世爲縱，一世爲橫。橫收其實，縱收其名，之民也。擊者歟，邱者歟，堙者歟，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備靈史氏，將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聞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醜（一作傲）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則又問（一有之字）曰：之民也。有待者耶？無待者耶？應之曰：有待，孰待後史氏，孰爲無待，應之曰：其聲無聲，其行無名，大憂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煜燭，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也。悲夫悲夫夫（一無夫字）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嫺嫺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無歆羨，以其且陽之氣上達

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施於情，而情且爲礙，爲累，數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即飛，純情即墜，若是乎！其概而詞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魏子問居陰氣，沈沈而來，衷心不知何病，以譏江沅。江沅曰：我嘗問居陰氣，沈沈而來，衷心不知何病，魏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季見童季，得母側，見母見一燈，突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見一貓，見如見己，而吾病得矣。魏子又嘗取錢，校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則朗乎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剴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擊之，魏子又自內鞠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球時，一燈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衷心如今聞居時，如是鞠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詞與？西方聖人所詞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執我與？孰語我與？姑自有也，以待夫鞫鞠（一作鞠）之者，作有情。

或問（一有魏子曰三字）子之言何（一無何字）數

定會全集 卷二文

涼而數煠（一有何字）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煠疾至，涼疾至，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目，有矚（一作表）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闕，有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闕，至人於人，何吝哉？自人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一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雜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雜以至言，則勿用。雜以至言，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百木一雨而異長。大言若風，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見有盜，聲無盜。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一作百）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問不盜，則聲至寡，鬼至拘，色至壹（一有至人二字）曰：聲或自如，聲意自如，聲憲咸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一有至人二乎）曰：「於起

意者心聲之而已。岐也。起於心者，吟達之而已。譌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一。魏子請言四靡氏，四靡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母憂，華參於天，宵靡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憂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天或憂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梓栢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四靡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宵靡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愛其不成，其成也必弗可識也。魏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節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與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與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論私

朝大夫有愛朋友之請，謁景長，計其友於朝，終直聲者，於其同官曰：一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一魏子聞之，退而與魏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日月以處歲，縮之度，氣盈則處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時，峇華離為封庸，開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閣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折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為之實，亦不過曰：庶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愛他人之子孫而愛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

以下養他人之親，而無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喻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悲，欲于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賸，（一作祚）帝不愛之，故以子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聖君，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為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為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湯擊之賢，耶楊不為墨，墨不為湯，乃今以墨之理，濟湯之行，乃宗子喻，宵漢哀，乃讓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圖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理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閣之嚴，房帷之設，枕席之置，積類之拒矣，離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熟薄，熟厚之氣，誰因有過，誰濫游，相授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一言私其叢，獸類于公，一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一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一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一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觀，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觀，鄙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

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待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澹，說之也必澹，則不信，說之不澹，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澹古之至，故撲拙之至，撲拙之至，故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與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課，高明廣大之用，不日不可得聞，則曰侯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瑛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尙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是既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謹稱，其言曰：「書馬者四，是與尼而五，顏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余正小余正古今字彙，孝經家固先我窺見此者，志則然。」

明良論一

三代以上，大臣百有司，無求富之事，無恥言富之事。貧賤，天所以限農畝，小人富貴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富也，未嘗溫飽之私，感恩於人，主人主以大臣不富爲最可嘉可法之事，尤晚季然也。洪範五福，二曰富，周禮八枋，一曰富，臣之於君也，急公愛上，出自天性，不忍論施，人主之遇其臣也，厚以禮，細以道，亦豈以區區之祿爲報，然而禹箕子周公然者，王者爲天下國家，崇氣象，養體統，道則然也。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能。」雖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則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得財則勤於服役，失財則拂然，揣此誠斷僕之所爲，不可以概我士大夫，然而卒無以大異乎此者，殆勢然也。士大夫豈盡不古若哉，廉恥豈中絕於士大夫之心哉，然而古之識人，俗吏少於今者，誠貴有以謀之，至亟矣。三代秦漢，勿遠論，唐宋盛時，其大臣魁儒，大率豪偉，而疎闊其講官學士，左經右史，鮮有志溫飽，察鵝豚之行，其庸下者，亦復優游書畫之林，文采酬酢，飲食風雅，今士大夫，無論希風古哲，志所不屬，雖下劣如矜翰墨，召觴咏，我知其必不暇爲也。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談文藝也。外更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曠者，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則然以爲憂，居平以貧故，失聊大夫體，甚者流爲市井之行，崇文門以西，彰義門以東，一日不再食者，甚衆，安知其無一命再命之家也。遠方之士，未嘗到京師，擔笈

數千里而至，樂瞻士大夫之氣象，非采以歸語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飾四方之觀聽也。謂外吏富乎積逋者，又十且八九也。夫士辭鄉里以科名通籍於朝，人情皆願娛樂其親，瞻其室家，稟告無粟，稟告無芻，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傲傲然譁當是時，猶有如賈誼所言國忘家，公忘私者，則非特立獨行以忠誠之士，不能能以概責之。六曹三院百有司否也？內外大小之臣，其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爲，以負聖天子之知遇，抑豈無心，或者貧累之也。魯論曰：「季氏富於周公。」知周公未嘗不富矣。微周然，漢唐宋之制，皆數倍於近世，史表具在，可按而稽。天子富有四海，天子之下，莫崇於諸侯，內而大學士六卿，外而總督巡撫，皆古之莫大諸侯，雖有巨萬之貲，豈過制焉？其非儉於制而又黷貨焉，誅之甚有詞矣。今久資尙書侍郎，或無千金之產，則下可知也。誠使內而部院大臣百執事，外而督撫司道守令，皆不必自顧其身與家，則雖有庸下小人，當飽食之暇，亦必以其餘智籌及國之法度，民之疾苦，泰然而無憂，則心必不能以無所寄，亦勢然也。而況以素讀書素識大體之士人，處夫糴古賢者，動曰是真能忘其身家以圖其君，由今觀之，或亦其身家可忘而忘之爾。內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爲謀，則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廢不舉？漢臣董仲舒曰：「被潤澤而大豐美者，此事。」朝廷不瘡高厚，宇宙不瘡清明哉。

明良論二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爲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餒，望愈崇，則詔愈困，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爲三公，爲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傳自處之風，匪但目未視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非由他由於無以作朝廷之氣故也。何以作之？氣曰以教之，恥爲先，禮中庸篇曰：「敬大臣則不眩。」郭曉說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憑凡其杖，願盼指使，則徒隸之人，至恣睢奮擊，向藉叱咄，則賤役之人，至賈諫諍。漢文帝曰：「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一凡茲三訓，炳若日星，皆聖哲之危言，古今之至誠也。嘗見明初逸史，明太祖訓臣之語曰：「汝曹輒稱費舜，主苟非聖，何敢諛爲聖。主已聖矣，臣願已遂矣，當加以以呼號，自居皋契之義，朝見而堯舜之夕，見而堯舜之爲堯舜者，豈不亦厭於聽聞乎？」又曰：「幸而朕非堯舜耳，朕爲堯舜，烏有汝曹之皋契稷契哉。其不爲共工驩兜爲堯舜之所流放者幾希。」此眞英主之言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唐宋盛時，大臣講官不輟賜坐，賜茶之舉，從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講論古道，儒積興起，及據李也。朝見長跪，夕見長跪之餘，無此事矣。不知此制何爲而輟，而殿陛之儀，漸相懸以相絕也。農工之人，肩荷背負之子，則無恥，則辱其身而已。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由

庶人貴而爲士，由士貴而爲小官，爲大官，則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於辱社稷也。厥災下達上象似火，大臣无恥，凡百士大夫法則之，以及士庶人法則之，則是有三數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舉辱國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濁濁而無所底，厥咎上達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則何以國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磨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豪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齊，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祇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務車馬捷給者，不其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爲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爲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尠矣。昨者上諭至，引臥薪嘗膽事，自况比其聞之而肅然動於中，歟！抑弗敢知其竟憺然無所動於中，歟！抑更弗敢知然嘗徧覽人臣之家，有緩急之舉，主人憂之，至戚憂之，僕妾之不可去者憂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進而旅退焉之僕從，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試召而詰之，則豈有爲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故曰厲之以禮出乎上，報之以節出乎下，非禮無以勸節，非禮非節無以全恥。古名世才起，不易吾言矣。

明良論三

數奏而明試，吾聞之乎唐虞。書賢而計廉，吾聞之乎成周。異日以爲勞，計歲以爲階，前史謂之停年之格。吾不知其始萌芽何帝之世，大都三代以後可知也。今之士進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計之，以三十爲斷。翰林至榮之選也，然自庶吉士至尙書，大抵須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學始而凡滿洲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官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賢智者終不得越，而遇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爲宰輔爲一品大臣，其齒髮固已老矣，精神固已備矣，雖有著壽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進，然而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意，因退意而尸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儼然終日不肯自請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盡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城東諺曰：「新官忙，碌石驢子，舊官快活石師子。」蓋言夫資格未深之人，雖勤苦甚，至豈能冀甄拔，而其形相向坐者數百年，莫如柱外石師子。論資當最高也。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勸玩戀者，知懲中材絕僥倖之心，智勇束縛之怨，豈不難矣。至於建大猷，白大事，則宜乎更絕無人也。其資淺者曰：我積俸以俟時，安靜以守格，雖有遲疾，苟過中壽，亦冀終得尙書侍郎，奈何資格未至，曠曠然以自喪其官爲其資深者曰：我既積俸以俟之，安靜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

是，奈何忘其積累之苦。而曉曉然以自負其歲月。其始猶稍稍感慨激昂，思自表見，一限以資格，此士大夫所以盡奄然而無有生靈者也。當今之弊，亦或出於此，此不可不爲變通者也。

王氏夢曰：懸其籍，謂仕籍，仕則著籍，勿誤解。

明良論四

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發矍，僚之弄丸，古之所謂神技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答汝，少一割亦答汝。伯牙之絃曰：汝今日必志於山而勿水之思也。矯弊之功，提僚之丸曰：東顧勿西，西顧勿東，遠則四子者皆病，人有疥癬之疾，則終日抑搔之，其瘡痂則日夜撫摩之，猶懼未艾，手欲勿動不可得，而乃臥之以獨木縛之，以長繩縛四肢，不可以屈伸，則雖甚瘡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何也？無所措術故也。律令者，吏行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與百官之所圖也。守律令而不敢變，吏胥之所以侍立而體卑也；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爲，天子百官之所以南面而權尊也。爲天子者，訓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俱責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問其若之何，而以爲治，故唐虞三代之天下無不治。治天下之書，莫尚於六經，六經所言皆舉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瑣屑牽制之術，無一字之存，可數端也。約束之羈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論，不絕於邸抄。部臣工於綜核吏部之議，羣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際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則劄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大抵逆

億於所未然，而又絕不酬畫其所已然。其不罰不議者，例之所得行者，雖亦自有體要，然行之無大損大益，盛世所以期諸臣之意，果盡於是乎？後之有識者，謂率天下之大臣羣臣，而責之以吏胥之行也，一越乎是，則議處之，察議之，官司之命，且倒懸於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處夫羣臣之不合乎吏胥者，以爲例如是則雖天子之尊，不能與易，而羣臣果相戒以勿爲官司之所爲矣。夫聚大臣羣臣而爲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羣臣，雖卑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魚，忠如諸葛亮，猶不能以一日善其所爲，而況以本無性情本無學術之儻輩，郭伏見今各撫司道，雖無大賢之才，然奉公守法畏罪，亦云至矣，蔑以加矣。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爲治，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幾微之未及於古也？天下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則雖以總督之尊，而實不能以行一謀專一事。夫乾綱獨攬，斷不貴端拱無爲，亦論之似者也。然聖天子亦總其大端而已矣。至於內外大臣之權，始亦不可以不重，權不重則氣不振，氣不振則偷，偷則敝，權不重則民不畏，不畏則狎，狎則變，待其敝且變而急思所以救之，恐異日之破壞條例，將有甚焉者矣。古之時，守令皆得以專裁，不告大官，大官得以自除辟吏，此其流弊雖不可勝言，然而聖智在上，今日雖略仿古法而行之，未至擅威福也，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縛之病，矯之而不過，且無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瑣瑣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降也。聖天子赫然有意千載一時之治，刪棄文法，捐除科條，

裁損吏議，親總其大綱大紀，以進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當爲，端羣臣以所當從，內外臣工有大罪，則以乾斷誅之。其小故則君之，而勿苛細以繩其身，將見堂廉之地所闢者大，所議者遠，所望者深，使天下後世，謂此盛世君臣之所有爲，乃莫非盛德大業，而必非更胥之私智所得而仰窺，則萬萬世屹立不敗之謀，實定於此。

外祖金壇段公評曰：四論皆古醫方也，而中今病，豈必

別製一新方哉？且變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甲戌秋日。

四論乃弱歲後所作，文氣亦何能清安。棄置故籟中久

矣。檢視見外王父段先生加墨矜龍，泠然存之。自記。

平均篇

顏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象（一作平均之象，一作平之之尚）也。其遂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醜然（一無然字）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卮矣，卮者上，優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踏，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遂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雖然，嗟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燠遠，則亡燠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參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蓋爲人心。

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陸，富者安。貧者日燠，富者日燠，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高者，德薄譎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變，爲疫癘，生民唯類，際有才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濟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體，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主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主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北三千。」主心誠深平，者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歛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歛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主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驚，驚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愬兵變乎？則將起其高，會於九京而問之。阻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顏子。

不待索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關告子

關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為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為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鄭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與矣為堯矣性不加堯為桀矣性不加桀為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為堯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堯不加桀亦不亡走是故堯與桀互為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敬啟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剽彼為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剽性崇為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性進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為仁義以杞柳為杯棬」關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為門戶藩池浸假而以杞柳為桮棬枲枲浸假而以杞柳為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關之曰以杞柳為枲枲無救於其為虎子威俞以杞柳為威俞無傷乎其為枲枲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強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關合乎道乃削剔蕪蕪存之自珍自記癸巳

發大心文

震且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爾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轍有船無轍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求佛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聞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沒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得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現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帆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修檀者發心為先欲修修戒者發心為先欲修修忍辱者發心為先欲修修禪者發心為先欲修修般若者發心為先我今先願斷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三曰嫉惡心曰怨瀆心曰難忍辱心貪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悖沈心有境相應行心有非境不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各有故略可設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即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薄嬌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賴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薄不聽它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

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週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一作大）相譏詐。受種種惱。便須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為理官。但據形迹。故脫令我今世白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坎坷。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多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言（一作王）不耻媵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眷屬。累其一生。故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百求無遂。凡所施作。乖成忽敗。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翳。害它人故。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讎。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脫令我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凌人故。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雜華普賢說。東西北世界。東西南北四角世界。上方下方世界。乃至盡毗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如遇它橫逆。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惡。應正思惟。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漠然無情。

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遏抑我。嗔負我。皆正思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有他心度他心。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生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彌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憶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內院。值補處佛。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說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行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第一。當念衆生。冤枉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綴屣。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第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一作雲）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第一。當念衆生。或困色陰。或困想陰。種種俱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第。一當念衆生。朝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第。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為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第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或落半頭時。或斷手脚時。或剝腸胃及兩

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淨第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第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賤，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內外五明，神明第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句身，或困文身，俱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吞吐梅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第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鵲紫形，夜迦形，或入人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已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醜重，婦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纏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養第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母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父母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過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嚴十二類生，各各入其類中，而說法要。

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虛謊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證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身（一作有）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聲聞障，無緣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髮，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橫盡虛空，擊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擊盡來劫，橫盡虛空，作其塵沙，沙中一一舌，舌中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巳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巳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巳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巳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駰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退疑誤後世作一表，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駰正相反。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戌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中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非五行傳

翻自珍曰：一劉向有大功，有大辜，功在七略，辜在五行傳。凡

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樹火，御塵災，桓僖廟災，

非火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

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覆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

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水冰，桃李冬華，

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時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

穡。予納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

災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管徵

又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

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界五事，

無焚於是者，亦無措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爲皇極，以

五福六極還五福六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

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範

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

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知後世有裨竈梓慎

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

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毋經學之
大宗也哉。

卷三

文三

農宗

蕪子淵淵夜思，思所以釋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

日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

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者何？古者君若父

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

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

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苗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上出

穀者，以爲尺上上，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

尺伯尺上，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

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一士，廣而穀粟是

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名，稱名之

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

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誰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

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

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

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譚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四宗，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畝，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叩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望，下足以容舂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成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成期功，恩亦濶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

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黍、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帶，縛籜以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綱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隄，沒其三族爲奴。（一無梟其頭二句）宗爲餘夫請田，則闢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闢宗吏，豐因肥饒，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闢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闢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園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瘵寒暑溼乾，不以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瘵寒暑溼乾，不以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闢大吏稽其世數，闢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充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由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因等

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為天下大綱細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蹠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謀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秦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大宗圖）

大宗

子甲（襲大宗百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立為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皆立為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故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為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小宗圖）

小宗

子甲（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

亦足食。）

子乙（立為羣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閒民。）

圖三（羣宗圖）

羣宗

子甲（襲羣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閒民，雖費舜不能無閒民，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

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商之衰，農不知宗，故公劉立之。周之衰，農不知宗，故管夷吾立之。周之盛也，周公康叔以宗封，其襄也，周平王以宗徙，翼頤父嘉父戎蠻子皆以宗降。漢之實陵邑，以六國巨宗徙國，以農徙也。農之主伯徙，則亞旅盡徙，若無宗法，安能族徙而族封，有司之令梗塞，國安恃此散無友紀之百姓，鬼神棄亦弗能平章已。

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不曰有天下國家，周禮

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民之宗如何？左傳

師服曰：「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

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族分，或以族降，或以族徙，

或以族開墾，其叛者亦以族。蓋世酋無析產之俗，故世世富

足，令羣支仰賴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有為數十世之多

者，此文之旁證也。又柳子厚封建論，亦先有下而漸有上之

義亦此文旁證。自記

農宗答問第一

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法哉！貧富之不齊，衆寡之不齊，或什伯，或千萬，上古而然，漢以後未富，三代本富。漢以後以財貨相倍蓰，相什伯，相千萬，三代以田相什伯，千萬，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大抵視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從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且夫後世之未富，以財貨相什伯，千萬，世宗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爲國之主，緣廣田以起也。

農宗答問第二

問漢代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義何若？答此爲漢主諸侯王之善，非諸侯王自謀之善。王子侯而諸王竟不振，賈誼主父偃，漢之忠臣，其漢諸侯王之忠臣耶？

農宗答問第三

問宋張氏九世同居，流俗以爲美談，何必有大宗？答魯以相忍爲國，非姬周太平之魯可知。况以相忍爲家，生人之樂盡矣。豈美談耶？

農宗答問第四

問既立農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將亂，恐天下豪傑以族叛，以族徙，以族降，豈則如何？答此亡國之所懼，興王之所資也。孟子

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籌之至熟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農宗答問第五

問天下已定，獨天下諸有田之大宗，不內租稅，奈何？內租稅而近京師，患其蔽甲逼宗室，又奈何？答此視興王之德與力矣。全德不恃力，莫肯不服，其次用力，力有三等，誅之徒之誅其大宗，放流其羣衆，取其田以食興王之宗室，亞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漢初徙楚之諸呂，齊之諸田，昭氏景氏以實陵邑，力之次也。力又不能徙之，則楚以三戶亡秦。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親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辭，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意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既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辯慧者出焉，日挑心招，裨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

游士，烏在其可以筭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鄉絲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為窳惰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賊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覺，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傷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傳或不傳，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述思古子議 諷書射策議

聞子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一無此三句）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蠱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為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一作種種言）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倣偵到，如醉如癡，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為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髻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說經是為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去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強之為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綱者，天下之父兄為之，父兄各功令，宜變功令，變之

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呀囁不定，唱歎變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條毋逾若干言，以為式，（一無此句）其不能對，則莊書末問二字以為式，如此則功合不緝，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不偽，至於說經，則老年教學之先生為之，成人有德者為之，髫髻姑毋庸，私家著述藏名山者為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言，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變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 上諭行保甲法

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查之，申報上司，獎自珍（一有讀之二字）曰：此周禮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調相質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為之，宋臣王安石為之，其餘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戰，不得合為一傳，曰：一家不藏甲，一卿大夫之家，尚不藏甲，編戶齊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既養兵（一作民）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雞犬田器而已，宋臣呂祖謙之箋周禮曰：

一五家相保，則奇賈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口謹門戶。曰門牌不實不盡者，學家長。一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解飲讀法，近世尙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乎？謂之民乎？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有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眞行，則明季以來闖粵械鬥之風，宋世蚤有之，不俱闖粵，且徧寰中，實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曾試之者。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有法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日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稅，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貢禹則曰實漢法，我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一有除丁賦三字）并入地賦，有賜獨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寶海之內，無一人不

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一有易字）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非爾極。」我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此，其名未改，邸鈔摺紳書，仍稱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朝取於民者，綱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則不知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豈殺污隆何如也？」告之曰：「國家萬年，毋敢議所以福於人者，然而不禁議所以齒於出者，僕普私憂焉，又私議焉，茲不宣也。」

撰四等上儀

凡生民四體之盤，暨高卑遲速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一無亦字，下同）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攷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漢官儀曰：

「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他若賈生夜見，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載禮說經於東京，正且有席，席之榮，范志尸位於北宋，宰相有微坐之辱，若斯之類，蓋繁博矣。

二曰主立，臣亦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微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春秋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
周禮（一作周官司儀）：「天揖同姓，土揖異（一作庶）
姓，時揖庶（一作異）姓。又太僕王砥朝，則前正位而退。」
鄭元說之曰：「王既立，許慎說文解字曰：「位從立。」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微曰：「書顧命，雉玉几。」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
咸進相揖。」又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他若與羣臣
決事，徵秦皇之本紀，倚立求決，徵梁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
令，語其世則去古未遠。

臣立。

大朝之儒又有三：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
臣立。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微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位：「天
子負斧戣，南面而立。」太史公書叔孫通傳：「功臣列侯
將軍軍吏陳西面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陳東面
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微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漢官儀
曰：「司徒府中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微曰周禮（一作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
賤之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立臣拜，主立臣拜，載籍繁
不可具徵也。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立，臣拜起仍
就列立，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立臣立，二曰
主坐臣坐。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微曰國語曰：「禮之立成者為飮。」

二曰主坐臣坐，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齋官，蔡而志之云

祀典雜議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
報本，疇非聖之百姓，曾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
既（一作則）皆報之矣。黃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
則於傳心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則於學后稷（一無后字）
則於培塿陶伯益伊尹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契無祀，議

者爲之說（爲之說作難之）一曰契當祀矣，無祀之之虞，稷契之孫，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於廡，契則闕之，應之曰稷契之在廡，配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爲王，坐於堂（一作上）祖不身爲王，坐於廡（一作下）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復（一作復）祀。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詞，褒孔子五世，而契爲孔子（一有之字）太祖，宜升契於崇聖詞，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位配享，東西向之（一作斯）言也，猶賢於闕之之說。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一作府）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一作朝廷代爲）立祠，祠之之徒曰（一有是字）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一作官）祀（一有是字）第四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已邪，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卽張星（一有也字）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說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一無此二句）不是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者屢變屢遷，而卒不相合（一無不宜以下三句）要之三言皆（一無此三字）不中律令，帝君之稱，出於（一無於字）符醮青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一無大字）姍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享名臣若干（一有人字）謹條其應增入者二十一人（一作十八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契

夏增際

商增伊陟 甘盤

周增共伯（一作周公共伯）和伯（一作召公共伯）

（共和是二人，非一人，予別有攷）

漢增霍光 趙充國 東漢增（一無此三字）杜喬 李

固

宋增王旦

遼增耶律隆運 蕭翰

元增哈刺哈孫（一無此行）

明增 楊溥 謝遷（一無此二人）劉健 王守仁 熊

廷弼

以上所列諸臣（一作此十八人者）或以德，或以功（一

無此二句）或佐（一作左下同）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佐末

造，不宜闕。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末造者，雖於厥數無補，其人可

重應否，增祀宜付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一無州字）縣學（一有獨字）

祀孔子爲先師（一有而字）孔子弟子配享在位，皆曰法備矣。

禮其類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攷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一有則字）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在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在（一無在字）周官大司樂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文抱道曰師（一有今字）皆蔑之，是瞞神祀而違經典也。雜者曰：「字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之（一無之字）先師賢人，可以廢應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以為焉不學，是（一無是字）孔子雖大聖人（一無人字，有大聖二字）亦曾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恭，一節曰自古（一無古字）曰在昔昔（一無昔字）曰先民（一禮曰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三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皆孔子之志也。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為百世祖，猶且用三正（一作尙且考三正）存三統，泰二王之後，與已而三，毋是傲，堯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衣修百王之業，總眾言之歸（一以有字）承羣聖之後，尙不自是，則（一作猶）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鄉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為海，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與王，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一作奈）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者，皆（

一得有字）立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官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聖賢（一有自字）孔子（一有出而二字）奪其祀夫（一有亦字）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別立先賢祠，自京師始，逮（一乎有字）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攷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弟子者附焉。方今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致鏡羣籍，召萬靈之祐，錫九流之福，俾曰一吉祥善事，一其斯之謂矣。雜者（一有又字）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廣山氏之有天下也，共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穡之，故祀以為德，祀農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六澤，則變置社稷，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說，故曰：神主說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季旱時所為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後，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虜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宗，漢有高祖，有（一無有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東漢有世祖，有（一無有字）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諡而無廟號，六世即壇壝者也。有唐一代，諸帝盡有廟號，盡為宗（一無此三字有夫字）天子崇古來未有子孝亦應（一無應字）創古來未有之禮，既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來，大抵宜合為一廟，有一帝則增一主，四時之祭，宜皆曰（三字一

作皆如)大禘韓愈以下(一無此二字)諸家(一作人下有
所字)議祭禮援引(一作其授)禮經(一作記下有動字)
曰迭毀曰壇曰(一無此曰字)禋曰三昭三穆曰禋室(一無
此句)曰禘曰時祭曰禘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一無令字
)此千古禮法一大變禮家所宜知也

北路安插議

上西葛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噶烏蘇塔
巴爾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
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
萬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獨其例貢一切封爵
翎頂如故議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曰國無算數
莫大於我 大清 大清國亮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
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
微不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微不至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
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一作福廣
)版圖盡處即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
西域矣我 大清 肇祖以來它長白之山天以東海峇 大清
最先 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
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尙不能

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擴勿信於北則小隴望見之於西
北正西則大隴望而不見今 聖朝既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
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險 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
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 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
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
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 兩朝西顧
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凝賤感遇而捐軀不
可謂折然而微夫 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
幾幾以耗中事邊疑 上之智勇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
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
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減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
草如蓬(一作以)因之以爲功况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
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之志與
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
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
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變 主
上(一作朝廷)非不諳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
如割臂以肥腦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
狼狽俱驅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殫菸草習邪
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
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

甚者。自京師始。槩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戊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糧兵糶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賒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一無兩字。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矣。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屬穎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嘗慣於食稻衣蠶。地尙不絕。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一作其他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以辦以收。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間。一無此二字下同。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內城不能容。若

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剔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番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犁具。籽種。備先給大戶。如千丈。中戶如千丈。下戶若干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沙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堂在大數。每年粟糶糴。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糶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糶。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折銀錢例。設兵部尙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西府。伊東西路也。此三句。一作曰伊犁東路也。伊犁西路也。曰庫州府。一無此句。庫爾喀噶烏蘇也。曰迪化府。一無此句。烏魯木齊也。原設州。一作原設迪化府。曰鎮西府。一無此句。巴爾庫勒也。原設。一作原設鎮西府。曰瓜州府。一無此句。哈密也。曰塔州直隸州。一無此句。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曰蘭州府。

一無此句。闕展也。曰沙州府。一無此句。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一無此句。阿克蘇及賽喇木也。曰羌州府。一無此句。葉爾羌也。曰和州府。一無此句。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一無此句。烏什也。曰磚房直隸州。一無此句。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府。一無府字。設縣四。以府城爲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爲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爲博羅縣。以幹珠罕爲珠縣。此四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烏哈爾里克。一博羅塔拉。一幹珠罕。四至核議。伊西府。一無府字。設縣四。以府城爲伊西縣。以庫爾圖爲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爲黎縣。以烘郭爾鄂籠爲鄂縣。此四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庫爾圖。一古爾班薩里。一烘郭爾鄂籠。四至核議。庫州府。一作庫爾喀喇烏蘇。設縣三。以府爲庫縣。以烏里雅蘇圖爲舊營縣。以品河爲豐潤縣。此三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烏里雅蘇圖。一品河。四至核議。瓜州府。一作哈密。設縣四。以府城爲瓜縣。以蘇木哈喇哈爲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爲湖縣。以塔勒納沁爲土城縣。此四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蘇木哈喇哈。一賽巴什達里雅。一塔勒納沁。四至核議。塔州。一作塔爾巴哈台。設縣二。以州爲塔縣。以雅爾爲聖豐縣。此二句。一作一州城。一雅爾。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蘭州府。一作闕展。設縣六。以府城爲蘭縣。以納呼爲東關縣。以洪城爲洪縣。以魯克察克爲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爲高昌縣。以吐爾番爲安樂縣。此

六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納呼。一洪城。一魯克察克。一哈喇和卓。一吐爾番。四至核議。沙州府。一作哈拉沙拉及庫車爾雅。設州一縣四。以府爲沙縣。以庫車爲龜茲縣。以碩爾楚克爲舊城縣。以託和爾爲爾縣。以沙雅爾爲沙城縣。此五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庫車。一碩爾楚克。一託和爾。一沙雅爾。四至核議。蘇州府。一作阿克蘇及賽喇木。設州一縣五。以府爲蘇縣。以賽喇木爲毗羅州。以帕爾滿爲帕縣。以託克三爲四村縣。以拜城爲拜縣。以庫什塔木爲小城縣。此六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賽喇木。一帕爾滿。一託克三。一拜城。一庫什塔木。四至核議。羌州府。一作葉爾羌。設縣五。以府爲羌縣。以巴爾楚克爲新遷縣。以呼拉瑪爲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爲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爲西夜縣。此五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巴爾楚克。一呼拉瑪。一哈喇古哲什。一裕勒里雅克。四至核議。和州府。一作和闐。設縣四。以府城爲球縣。以什皮雅爲琳縣。以玉隴哈什爲琅縣。以博羅齊爲珥縣。此四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皮什雅。一玉隴哈什。一博羅齊。四至核議。吐蕃州。一作烏什。設縣二。以州爲明定縣。以森尼木爲森縣。此二句。一作一州城。一森尼木。一磚房州。一作喀什噶爾。設縣三。以州爲磚房縣。以塞爾門爲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爲依耐縣。此三句。一作一州城。一塞爾門。一英噶薩爾。四至核議。一有其府州縣名應奏請。欽頒二句。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

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
 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
 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塔州。（一作塔爾巴哈台）
 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劄光州府。（一作葉爾羌）分鎮天
 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焉州。（非闐州，屬之安樂縣。吐著州
 一作烏什，無注語。一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
 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為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策
 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著州。
 一作烏什。）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
 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綱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
 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
 劑官俸，給兵糈也。其哈密闐展兩郡，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
 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
 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
 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為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為
 首境。立界石，督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
 後立學宮，設生員，與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婚
 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站看，有可鑿築金甯之
 地，酌立條規，奏開官缺。在北路者及陸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
 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積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
 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稌，頒祝文。

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之在祀典者，應幾處？
 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
 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蓋山民人
 王錫議）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
 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
 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即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為
 世業。公田變為私田，客丁變為編戶，戍邊變為土著，其違犯毋庸
 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綠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
 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名目，
 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
 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
 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為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
 北路者，作為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為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
 領兵最多，伊東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
 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移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
 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秩員，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
 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強其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
 員，駐南路極邊焉州。（一作葉爾羌和闐）二州之地，統領滿洲
 兵五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
 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爾克那木土愛烏罕
 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

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一無此字）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遞留至（一作留）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江甯蘇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爾克之人成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官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効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益盛，國基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一祖列聖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一有臨字）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繼蓋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登臨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峻，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絕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慙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宰，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際際，映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

三山齋。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蓋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滂其間，其鑿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一作獨）言龍泉？龍泉退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一有餘皆散漫布列，非氣所聚，神所聚，無龍泉則全山失神理矣，數句）一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似神農，白甚，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也。鄧尉之松，始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昌平道，分巡霸昌道，隸京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一作三）陵之所，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憩。（一作息）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一有寺字）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

唐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洪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讓齡。王讓齡者，好積書，豐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贛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蕩，憲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觀自珍以此言為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上產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勝於里門。

說天壽山

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陽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為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一作殉）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冽，其石其鹿其雉（一無此二字）皆絕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之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魏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

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輾相赴，以至相懸，居庸實其翻，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

南口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當作九）里，關之首尾，其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一有上關高倍之句）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一作形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登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露吾馬，蹶涉之，雖然，鳴犇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隄（一作濕）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一有柿字）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輾鞬駝，與余摩臂行，時時鞬駝銜余騎頭，（一作墮）余亦搗鞬古帽，墮於鞬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數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苦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一有之字）世，目尚不得（一無得字）親燕趙，安得（一作何由乎）與反靚者相搗戲乎（一作於）萬山間，生我

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做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京，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一有吏字）曰：大筐小筐，大偷要駝，小偷羊，余數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

四山之陂陀之隳，有護邊驍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驍之間，承平之世，漸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一作恃）關以爲險之世，而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盆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正（一無此字）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一無此字）軍臺始於半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而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遙聲授，中間哲卜尊丹（一無此字）刺麻喀爾喀諸（一作四）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驪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成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成曰：旅焉而已，臥焉而已（一無此句）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案外之寒且勞，入貲充公，白都統（一有都統二字）許之，以其貲贖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聞，今臺費上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

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何以不許（一有曰字）都統但聞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初年事，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獠有奇功，天子嘉之，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一有天子二字）方留京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聞天子，天子使使鞫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憲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偏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蒙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飄自珍屬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圖（一作補）之，韻自珍乞假五日，送之（一有出字）居唐關，逾八達嶺而反，既聞兵部尙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既又聞常熟蔣君言，嘗以韻行，臥三年，納貨乃還，如尙書（一作青陽下同）言，既又得王元鳳書，果（一作又）如尙書言，呼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二字一作書中又云）吾到戌三日，獨騎蒙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大禁門，卽（一作則）張家口北門也。

按王元鳳曾署灤州知州，爲州民李萬忠所控，欽差趙盛奎鞫明元鳳無浮收勒折挪用倉穀事，惟失察家人藉索勒詐，並於州署需用物價，輒以官價勒派商民承辦，又私設班館，濫鎖無辜，動經旬月，致丁役人等，乘機索詐多贓，奏

請革職。道光十六年正月辛丑。特旨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為違制殃民者戒。此誤為桂陽州事。又謂為飛語達京師，不知實都察院控告也。

說宗彝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遺祭器為先，祭器其則為孝，祭器不具為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者，老受祿社，養器其則為敬，養器不具為不敬，宗彝者，何古之享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享器，其則為富，享器不具為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藏重器，所以鳴世守，愆祖繩，矜閭閻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享之日，於是有所，於是有所，好貨宗彝者，何古之祉器也？祉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古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得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王之盛，封支庶以上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王之王之，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行之。宗彝者，何古之贖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

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槨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為尊，故銘之，衍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徹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警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為有天下之祥，行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為有土之祥，有簡冊者，得古之重器，以為有簡冊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積，有此十五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闢器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闢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巖

羽毳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巖。（原作窟下同）先有巖之器，後有巖之字，雀也者，兆巖者也。巖也者，兆古文巖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一作篆文）者也。謂巖象雀可乎？可謂古文巖文象巖可乎？可（一無此二句）謂古文巖文象雀可乎？不可，可謂為不可，中隔一層（一作重）矣。先言巖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眖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窻也腹，窻有柄，可容手，翼也甚疏（一作疎）翼之舉也，古者既取

諸雀以爲屬矣，而加以以制度。是故慮慮之洩其秘也，爲之蓋，慮飲之馨也，爲之三柱（一無此字）植然，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翼，增一足，踐踐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屬者也。於雀何預？何以（一作害）言無預？雀二角一翼三足（一作趾）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屬也，何如曰亦象屬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小篆（一作篆文）上有蓋（說文蓋下云覆也，从皿大蓋，下云从大象，其蓋也）承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臆从又（一作省，其是而加手加臆手以持之）臆以實之，又持之者（一無此句）若夫古文則無臆也，無又也（一作無又也，無臆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一無上四字）刻畫彰彰，下垂三足，非屬之全形而何？曰屬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屬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屬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樹以講學，徒學徒見，見榻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爲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讀矣。此有蓋非屬，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味腹尾翹趾，兩不可也。予兩遭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象形，許氏書未收，與屬中之甲一省。

一不省，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考工記：梓人凡試梓器，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舉之，今大人獲屬，實賜大息，備款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藏十又九大息，亦盡取而款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屬也。記之。

按定公此文，是證段改許說之謬。篆文上从爪爲覆手形，與下又相長受。漢碑作倚屬，今篆作覆，古器名有叙又之，篆夏之加屬，古器可證也。古文當作束，今譌作倫，古文四聲韻作倫，亦謂古器又有龜屬，上並爲柱，可正也。凡古器者，皆之文，八九作無有蓋者，然器非實器，無取加蓋，有蓋無柱之制，實不古，此吳氏鈔清辭說。

說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魏子在京師，過初彭齡首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尚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魏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魏觀覽，魏既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而治其文。阮尚書（一有三事尚書四字）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眠文，从章是衛虎，非召虎（一無此三字）也。云（一無云字）王在初，今諦眠文，从罍，是王在豐，非王在初也。云（一無此四字）也。云衛有臣名愛，今諦眠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名愛（一無此三字）也。魏子之臧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敦，百有三名，魏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魏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南魏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魏子望南，中幽。

幽有小羽莠之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黜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臥而思之，急起纂錄之，奚**黜**其有之，黜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黜子有方（一作言）鼎，有龍（一作首）勺，（一有有象，俯三字）有魚，鼠，有父丁，履，有立戈，鼠，有癸，飲，觚，欲以饒方（一作色）鼎，龍（一作首）勺，癸，觚，而鎮，撫，三（一作四）鼠，黜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南中土淺水深，不如北方之陵原，懼其翳，黜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黜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北，南（一作南，北）黜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黜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黜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黜子之語，言，肖，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人自榮，其言，黜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黜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我亡古，文，百，又三名矣，黜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黜子說敦。

說刻石

羽谿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勝敵則紀，主於言要，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侷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

一作由）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為名矣。唐以後始以為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為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為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牲牲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為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必著於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藎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凝原流，譚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印

粹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為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卽錄錄附錄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職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雷，各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為一門。固有說乎。夫苾湖之士，愛古璧，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古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為一門，儲印豈不瘡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隳，自平史，是則思古人之深。

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跨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說月昏（一作記羅士琳）

徽州人造月昏，系以詩，繫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爲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亥備矣。總爲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爲之儀，我坐北而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肖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一無此字）之，其圖無算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殺圖，與子千里之（一有提字）封以爲宮，不足以度之，予乃蓋然於不藝不學，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一作賈）髻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炎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附錄。

古人之世，儼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儼而爲後之世，旋轉錄

盪而不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段僂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闔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保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保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保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保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牛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螻蛄，螻蛄，蚊，蚊，蛇，蛇，蛇，蛇，蛇，蛇。」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

臣里

臣與臣里相詬也，臣里自棄其語言，其言曰：夫畧之而榮，喪之而辱，升之九天而喜，沈之九淵而慍，吾圈行卑賤而以權予上，亦貌委蛇而已矣。吾中豈有是哉？臣窺之，食不忘瞽宗之牲，坐不忘粟主之祝，口飴而手勤，不忘殊衣冠者之頌說。已坐是得心疾，臣詬之曰：請徵子之客籍。夫子之客籍（一無此句）有一世之名者，有三世之名矣。有三世之名者，有十世之名矣。夫喜而不春，怒而不夏，愁苦而不秋，晦首領輕，少而苟，壯而脆，老而獷，黃帝之所謂痺民也者，盡了之客也。汝師保此名也矣。三世耳相續，三世

目相續，三世心知相續，社鬼護之。其爽十世，水不溺，火不燒，雷霆不求其爽，百世鱗鳳狗不並續，不知動類大也。芝朮滯木不並續，不知植類榮也。珠玉黃鐘，虎子威齋不並壽，不知古器之續。粹民之言，不與聖智之言並壽，不知古名姓之傳。且吾聞周以前，上涉結繩年，多事少隸，令葉令之箸錄，不百家矣。史佚仲尼，司馬遷劉向之威靈，竟弗庇之矣。古之案語言之鬼，其哭於棺，訴於天，憑神於官，聚令，崇誰氏之孫哉。臣里乃詣臣曰：汝之言，孤汝不祥人也。臣應之曰：百世爲縱，一世爲橫。臣孤於縱，不孤於橫。臣媚於去馬，來驢。臣曰：吁，臣不媚靈魚，並吾聞之。案身莫如定，信道莫如篤。觀古今莫如通。篤以定通，臣且受大福。乃又詣臣曰：汝之術，善給者也。汝見給，言給，出處給，浮湛而不任其勞。彼司幅之主，其平爲汝給，於是臣無以應。臣姑起其疾，界焉勿榮，喪焉勿辱。升之九天，勿喜沈之九淵，勿懼。汝之術博矣，何但取以待富貴之權，藉者庶之推。

今有一人縗絰，一人絃歌，一人和之，以如喪者之側，無恤無忌，發於其心而無僞，雖無僞，喪者甯無恨此人耶？又有一人縗絰，一人助之號，一人教之喪禮，不盡發於其心而僞，雖僞，喪者甯無

感此人耶？士之父母死，志其未成之志，竟其所有事之事，疾病寒暖，飢餓必以告我孺子也。人給我，必以告吾心中之親，未嘗一夕死者也。天下之人曰：不聞吾親之聲矣，不見吾親之容矣。始死，人來唁，或助之號，或教之喪禮，或稱述德而慕思，或聞而震駭，比其辭，比其哀，曾不能以一瞬而言者，弗震駭，曰：是死久矣。天之行莫速於是，固然已矣。宜然已矣。人之變莫蹙於是，是故人死，吾親也而哀，人久吾親之死也而益哀，夫何爲其哀也。哀莫推也。廣之禮必睦其隣，富貴也多財以分之，必餽死者之賜，賤貧也，辦負之筋力同之，必餽吾親之力，歲時日月上飲食，多樹之雜華，草廬一動，舉悉本其故於死者，不使三月無聞吾親之名，則一方之民，皇然奉吾親之家，棺槨如方之小神，如方之小神，則言說於是，心志於是，耳目於是矣。矣。上尊述親之賜，則必具節之幼穉子言之。父老神吾親者死，則幼穉續且重先人之言，如是則必沒吾躬及吾子孫矣。是故士之父母死，春亦其在，夏亦其在，秋冬亦其在。秋冬，士之德盛者能知聖人，聖人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大命必於時，其始升歌曰：一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一而卒，餽無數於人，以如將萬季焉，由此其推也。

